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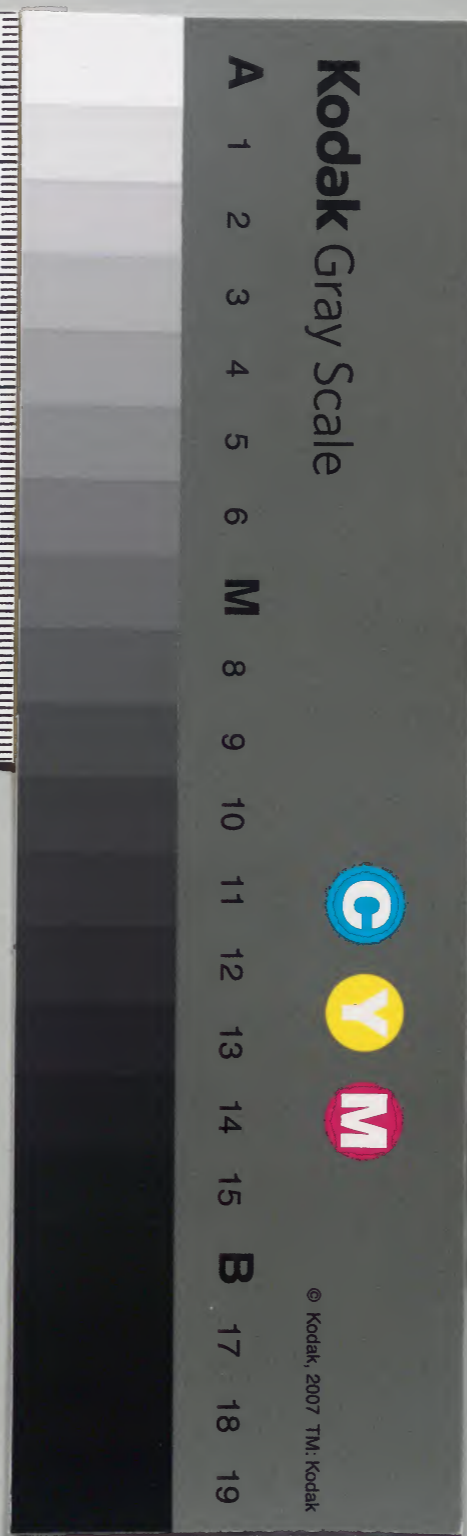
流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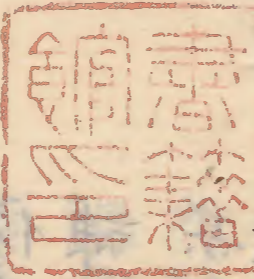
三四

			二六〇七七	和書門
		六	七	
二	五	九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〇五	二六〇七七		和書
函	二	七	
四	冊	號	類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077
冊數	2 (2)
函號	205 117





流水集

序類

淺草文庫

和學講談所

河東澗上人將行予告之曰若知大權菩薩因禪那力
 變現於種之境界乎夫自京至于土州水驛千里而遠
 則宜見千百文殊也海水漫之文殊之智也海雲擾之
 文殊之髮也海峯突兀而走陸文殊之獅子也海外蟬
 娟而漏雲文殊之入法界而出法界也至若高槎勁櫓
 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沈者皆文殊之應現也上人當是
 時孰為是文殊孰為非文殊且夫日之光如燭日之狀
 如橘如朝盤生翠而眇者難見也乳之色如貝如牙如
 雪如鶴之羽毛曠而閤者亦難定其實色也上人必

哉行問之於彼州之副使藤氏賢心居士心之今呂奇甫也學通內外識洞古今其必見蒲葉衣之大士於五臺之隈者乎韓愈云吾師道也

贈友人詩序

積雪融而登祖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崗可以觀玉是蓋士之處厄窮艱難之中不失其真心明德也予長東山亦余年遊王府息畚林竊不釐務侍者之位取柔易巖至之嗤凡所交者无非磊落奇偉之材剛健純粹之器出必揆杖處必割席雖曰江漢英靈燕趙奇俊萬以如雲其後多有交於湖之田梓不接跡於其伍隸名於其列也久矣及辛酉之秋遂賦季子來歸因問其子若其孫其文章其事業如何或失於勢利之交或撓於艱嶮之昔以故所見交遊湮淪磨滅昧然无闻常

以為今之世松其心玉其德而為磊落奇偉剛健純粹之材器者无是决也比王府有某人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以勁堅霜雪莫能凋其采而其季尤長於詩章往者大雅之風夫固抱明德真心者邪他日必於天下有訪珪之譽搜材之名季趾而可竢也然則與彼始而榮終而衰者異日而道也交信錄曰百年之間萬世之后倘无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信矣予於上人取之

益假山序

洞庭有山焉其名曰君記有之曰湘江北流至兵陽達蜀江夏潦后蜀江漲勢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七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也當是時遠而望之偶類益山之狀故劉禹錫賦之曰遙望洞庭湖水翠白銀盤裏下

青螺黃庭堅亦以為賦青玻璃盆插干岑湘江水清無
古今而扶桑之東有州名曰江之北有島焉環島
皆水也鳴上多篔簹之竹俗號曰竹生鳴四面巖亭其
形類君山王府芳苑神童處之稟清氣於湖山篔簹中
而文乎外碎彼島在京師數稔干茲欲假而不可得遂
取枯木之髣髴於島者載之於盆鋪以白沙亘以綠
水放以尺澤之鯢數十尾蓋慰鄉志也若夫藍崖驟巒
之趣鴟巢魚箔之景不出牖戶坐泛湖之水而上湖之
島不亦快乎疇日之夕神童以昏來求文為序季五返
而益勤余不得已戲論之曰所謂山者枯木之所像也
而所謂湖者陶匠之所作之瓦也山與湖皆假也假而
執之不亦惑乎然則仲謂山何謂湖盆山之名其烏乎
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序乎雖然器界之內自其假者

視之湖水之大也湖山之高也皆謂之盆山亦可也自
其真者視之盆山之小也盆水之淺也皆謂之湖水湖
山不亦可也且審无假而不与物迁其是之謂乎由是
言之禹錫庭堅之玻璃白銀之句其有以乎夫山水者
仁智之樂童也其隱几而觀之其或有得乎慰鄉志去
乎哉今之世恒人不知此樂而徒翫嘉山水寔如越人
之鬢呼氏可不悲哉若童之攸翫則其必有得矣故為
之序以志是歲應永已也

送胡隱上人啟播之船渡序

夢山必山居乎藍崖驟巒坐臥常對葦蕩海必海居乎
翠浪碧濤遠近每翫亭然則山地海也二者宜何如而
可無夢哉所每恨者居山者隔山之深而海不可
以見夢居海者亦隔海之濶而山不可以見夢

峰湖隱上人播人也一夕過余而日詰朝將有播之行
子其一言之余問其由曰身雖洛而多無夕不播也是
無他嗜於山水也而問焉曰其處山乎曰山也其名何
也曰魏船渡又問焉曰山而魏船渡寧其有以乎曰嘗
有海而通其水枯而不知幸矣雖涉波濤之所提涸螺
蚌之所黏緣者迴崖疊嶂之際其跡往々而存焉至若
雨自四山而霽暴動澗流漲起溪查而淡日翳々之夕
漁歌互樵唱其聲若在耳也由是言之海山之勝可兼
愛者其惟播之船渡乎且夫按周子太極圖之文有言
曰洪荒之世常見有高山有螺蚌殼又曰螺蚌即水中
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涉至山而海々而山子何怪也哉
余辯言而告之曰有似於山故愛山有似於水故愛
水涉而上人之言猶繫於愛者也上人具知不繫於愛

而愛山水者乎上及其知之乎山是山水是水水上人領
學於是乎序序

南遊集序

逍遙遊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又曰水之積
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城也無
力予竊推華周著書之意於胸中至大之道者也夫道
之為體也大而難言故託於鵬而言焉而鵬之為鳥也
大而難載故托於九萬里之剛凡而負焉由是言之鵬
也者道之體也風也水也則載道之器也然則學其道
也必先大其器乎癸卯之冬管谷和甫赴樵之溫泉蓋
為養病予於是寓居無竟不克與感於懷因發詠歌者
五十篇謂之南遊集北叙于京之日傳以見示且徵序
以序焉披而讀之山川谿谷之秀美賢人君子之遺跡

禽獸魚之怪名無不畜蘊於其中也而其波瀾之汪洋者負大舟之水耶其句格之健整者負大戒之瓦耶而其所詠歌者胷中至大之道耶步則和甫之南遊則道遙遊之謂耶昔者眉山之蘓子同舟而適楚舟中無事有所作文詩凡一百篇編之謂之南行集以附江陵故事則和甫之所作南遊集其亦為江山之故事乎哉予故序焉

送和甫東行序

踰閩山而東皆湖水之境而其水也汗流而湛油而凝而委折演注至於北郡則波益激濤益駭故其清氣之所鍾神氣之所感索於山玉可攻涉於園瓜可食至多滑唇之鳥細鱗之魚其產亦珍奇也而吾輩怪其王之生人稟是氣而能文章者希且少矣余友知甫公者

家本東州也為狄氏守道竭節參光退居而結髮以來在湖州數十有年終則稱公而謂之湖人實亦可乎其所以稱之藻性之本乎清氣浮俗非其所尚也而觀公之知公之所遊養矣夫春渾夕烟霽之四起此其溫廉也夏潦雷响滄溟拍天此其豪邁也秋收橫月乎沙渺渺此其冲澹也冬冰封流鰲跨蟠屈此其雄深也陶情寫景咸得其妙由是言之湖水秀潤之氣之所鍾殆於公之文而待於公之身歟嗚呼余者公之同鄉也又氣疎宕下筆令人唾湖之氣獨私於公之詞而慳於余之筆矣昔者虞集贈南昌劉應文序云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瀟又云即江西論之王曾豈非其人乎夫江西之山水以彼二君子之文而增重於千歲者歟今也余之獨不文而公之獨文則湖之慙也湖之備也公詰朝

將來為我謝湖日願借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矣
送栢隱上人皈相陽序
相陽戰國也道之則山有逸根之峻水有天勢之阻鋒
鏑堅利外患不侵雖此幸大臣為叛國勢危殆如擊
盤水如扶側車憐之厚慄之厚乘是時夾水環山篁竹
荒茅之野則狂瀟窺隙以肆劫奪人之已東西州
者不亦痛乎癸卯朔月壬府栢隱上人歷道於斯將發
之先一日微予以贈言予於上人也厚當其行也一與
言字因言途中善為之意以為上人之贈夫古之人送
客詩云逢橋須下馬遇夜莫行舟又云人稀野店休安
枕路入雲關穩跨馱是皆非君子人之保重其友之言
欽上人之行橋下而不馬逐根其峻乎夜行而不舟天
諺其阻乎野行而不托任備其窺乎上人其慎乎哉

之仲尼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云者今臨其少年也
雖告之其亦無益於上人乎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光祿卿行文紀公歸南園序

紀氏世居南服自公已上皆為國縣之神職官至光祿
大夫者累有焉公之先君諱宗傑號大賢居士無昏
不讀其要以為資和歌天子嘗有詔采其歌辭者九百餘
篇是以又作大官有各于時每有禁林宴遊遠遠預之
雖珍居士不慕榮利不好紛冗退居南服焉所居有梅
數百株竹數千莖橋軒之顏曰梅弁居士居而宴焉
所謂郊山陰之種竹者曰弁極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
隱者欽魚貯香籍數步軸插於架堆於案居士誦讀而
樂焉所謂李氏藏書者稱之庠岳山房陸子作記者稱
之甫里書巢者欽於是引二三酒徒琴侶居士宴娛而

醉身亦謂醉吟先生之雪朝月夕好夏者相逢六一居士之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歎居士朝之則以宏文與李擢身於雲霄之上野之則以優遊自向栖情於山水之間晏如淡如以此自終不亦賢哉今光祿卿行文紀公其宗子也裕蓋之名揚于家邦茲春親光於上國殿前賦歌三章其妙配之山處之亦人標本之人九未必多讓其達矣人余曰不墜世家之儒風于時聖主賜寶劍之櫛其者一雙賞焉實一時之盛夏也因無何南將取其旧梓而耳其寂寞荒寒之趣是志急流之勇退而繼先君之志緒也夫梅亭竹閣出於琴浦暮咽之上而中有詩卷經誦考者定其公之序字予茅其鞋竹其杖遊以問之群公有惜別之什予亦序而贈焉

送琪公上人遊四州五卷序

琪公上人四州之產也其為人澹而雅炯然如水壺秋月耀然如瓊田之碧阿閣之鸞鳳也予亦幸識之玉府立譴定之辰窓夜祭評詩論文顧惟怒情之資方有賴於左鞭而策何幸如寫嘯音之夕謂予曰四州之中有靈山焉與彼海外五髻苦峰易地皆然凡其土之人民無貴賤無賢愚喜于行樂秣干征蹄憧之往來者率常數十百人於是菩薩起三摩地而現種之智光導之生於迷路猶若慈母於其孩因令其脫愚痴之桎梏焉智慧之秘寶者不可勝數而其教專被于我浮圖之徒以故飛英卷而懸日月說大法而對王侯豁達傑特之大士排肩而出夫蜀也者多而為四川古林多出異人其浮圖氏而出者多有勤也子后有簡敬學皆為一世之豪也然則四州者茲邦之四川乎又曰吾少抵京師

隸名於官寺紛萃靡靡之衢放蕩膠輻之境可孩可愕
可就可去身日与俗化心日与凡移不作礼彼菩薩八
捨千金諾有言支服鳥頭藥者方其服時顏色悅澤筋
力強盛一旦鳥頭力去身將如之何吾不語於其法藥
之而其澤將竭也詰邪將南歷福原之舊都觀淡路之
孤鳥下鳴渡窮勝浦遂以詣于五卷子亭可與贈言字
曰音又暢遊五卷至文擔月上人其慕文者致柳子作
序壯其行英簡奪昏弔其慕柳者致於是書而授之

法觀寺舍利塔序

八坂有寺曰法觀寺有虛塔考圖記以七百辛未用明
皇帝儲宮八年之詔建也成五級二十丈有奇周匝二
丈餘尺一柱圖諸佛像遍隅四柱繪諸尊之像而大辟
及牙舍利有寫玉函銀槲鑿土嚴秘而其氣五米抱日

而昇而靈感響應是寫可証掌謂元弘以來天下困於
鋒鏑而寺罹于鬱攸之難輪奐照映掃地而彈見者與
賢愚靡不敢歎恨寫厥後性夷大將軍奏于朝而乞終
復煥珍一彩飛欄及宇層甍危棟芬藻之飾若加於舊
者康永壬午秋吾天竺國師欽奉聖旨慶讚此塔語
見于本錄茲春無量壽老神遊于此地周旋之次謂余
輩曰夫至妙之地則道無所遺至堅密身則道有所發
若今此之塔舍利羅也金零玉珊于勝熱怒煽之后其
堅密身之謂字若彼太子也國師公也將軍也電掣影
滅于高臥宏廉之步其妙竟地之謂字是二者亦雖不
同其接物而利生一也妙身燭寫不墮虛寫不失其唯
妙是堅密之性乎昔者支那國建此塔者曰活陽日臨
當曰建鄴鄧陰曰成都雖珍儼其靈檢必推明州之育

王而為最也扶策六十餘州亦建此壙曰某山曰某壙
雖多言其休應亦必推八坂之法孰而為先也今之人
非知此等夏惟奉詭異之氣遊治之樂耳因作唐律一
孝告來者以此理云余聽厥言不堪杯躍次韻奉答是
正惟求

下臨谷邃上林穹塔穎衝天一劍雄開戶要看投芥手
創基難比聚沙切殘更高掛半層月四面輕吹孤鐸風
太子登仙國師逝詩成千古洛河東

送超海上人赴于四州序
超海上人者王泉發第也天上人於予同門為近上人
以度牒奉於予為同歲其在群玉也予為知發上人志
無何為同官其識上人也十稔于今矣同門而近也同
聲之近也同死之求也為其隻影千山拂衣而去之時

其可以無言邪因問上人曰夫堪輿之大廣輪之廣今
將向何方而適乎上人輒發而以文指月曰子知之哉
予然而揖問曰夫沙門之遊于世猶如月之遊于太虛
朝而天涯暮而地角彼至無住著之心身月照衣水波
波頓見而月無痕也上人其誇之乎曰否也又問曰世
之治術者倫月之所在謂之身月猶身也性之所寓
也參則月雖有遠近之異而人無別離之憂者上人具
示之乎曰否也又問曰八月於秋季于始孟于終十五
於夜又月之中凌碧海之漫汗掬素氣之清冷馮虛御
風而縱其如上人其好之乎又曰否也予遂辨屈思所
窮而斂衽左次不知所以問之也上人曰子毋多言子
記蘇子瞻之瓊儋紀行之句乎其句曰吾行西北隅如
渡月半弓因知上人之赴于四州也遂書之以識別

漁父扇序

疇日之夕予訪龍溪上人於晦軒之北想遊酣之時出扇而馬賦之披而覽焉江流淅淅芦葦瑟瑟然有漁父飄然於其篔簹乍風乍雨舟之大可奈荒寒之趣或於洄流豈古之陀子頭道子脚之所盡乎不於其地何到茲於是筆戰而為不知所以賦之迫于督責之急遂信墨引筆而闕強顏之慙終以不免校參事之后歸臥就睡時有青其篔簹綠其篔簹者見夢曰汝以卑陋之辭汗予何哉予者古漁父也蟬蛻於濁穢之中浮游於江海之上上之則不知有王侯大人之貴下之則不知與耆隸奴之賤不其八疵不夏四患是其漁父之道也以汝見之面垢于名利之埃心薰于是非之焰容貌言行欺世盜名由是言之漁父之道何從而知之不知而言之雖勿

言之可也昔者莊叟形容一介之漁父曰刺船而去延緣筆間之四字盡筆也夫在叟之為人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累於名不誘於利不囿於人不收於象汎々乎若不繫之舟以知我而言我者其惟在叟乎漁父遂勃然而出秋浦煙起不知舟之所行而多亦竟矣嘻我不疑之矣疇日之夕所賦之扇中漁父之精也歎其畫之朴異請而覽焉而置之於枕上予起而便旋少而返披而復觀之扇之面漫々黑漁父沒而不見即問童子曰戲以塗抹耳矣罪在干不赦者耶予因俯而羞仰而吁而諭童曰響之夢秋浦煙起者其是之兆也於是乎序焉

奉拜九世戶文殊詩序

予昔觀丹陽九世戶之登山之崇庫海之遠近接于目

而悅乎心者有不能悉致焉壬寅秋九月予從吾翁而
浙鷗徧道鳧渚祀彼島宮寔報夙志也按輿地志丹之
西多怪山水九世最為甲距郡一里有島杏之焉出于
溟波微茫之際其形勢若匪民斷而據為柁者因目之
曰天橋社之代所由創也嶋之上有一寺榜曰智恩房殊
大士居焉接經侍者執轡立者左右各一月那毘修謁
摩之所作也瓊蚌之殼借于所跡獸王之額其大若梅
花錢白如也夜參半之后灯出於水闕之上交光於浦
松之枝低昂隨波且明且翳觀者望者脅肩累足聞如
也其他化境之異也其靈跡之奇也非取可筆端之描邈
也吁盛矣哉夫大士者何也智增之菩薩也智者何也
心之發現也心之空寂名之為菩薩也至多其入酒肆
入淫坊現躡於粥鍋上交身於畜者金鏈下者身雖白

大自在三昧皆是假而非其躡也辟之盍彼海山之勝者
竭嶺者淋漓者平者遠者雖究其妙非其真而其假境
其揆一也大士之化猶以如是况乎刻木而形也哉或
謂予曰子之言為衆道矣雖修音人有言去聖益遠幸
而存者惟像法寫已耳像之所在人將有觀像生敬深
求而自向者矣由是言之是像之出是島之成有深旨
哉因書或者詞而申之以詩云
昔對天橋盍今來九世舟梭加多海嶠方廣在神州逢
此新奇境能忘遊旅秋瑤京多勝侶未到是吾愁
奉餞雲松居士赴東州詩并序
史所謂文臣兼備者是果有其人乎雲松居士其先曰
高節公之兄雲溪閣下掌治于粵賊蠡起其徒可三
千也當是時賊明張其陣於左右戒公張圖陣貫之而

弛公身自發大黃射殺其裨將又拔巨劔斬其中堅之
將一人會日暮大風起而砂礫掠面旗下士卒皆無人
色黎且公將精兵百餘騎且攻且擊遂滅其種今布市
是其戰場也其夏魏景桓侯戰于鼻蘭下由是言之居
士為其門買子威氏之道不問可知乎而為詩文各數
十百篇兼有楷法雖云屈宗作衙官尚義之作北面
不可多讓焉使吾取乎今之世居士其文武兼備之人
乎癸卯十一月將東歸濃之故郡九受急於居士者咸
詩而餞予竊以居士氏可以批元擣虛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益於天下之民者也今也彈丸黑子之
小郡以恬退為樂無憂為閑為居士不取也况匪吾君
與吾相之心哉珍以赴召于京師而宜重受厚錫拜為
官也決矣夫濃之東多奇山而少平地一遊以酬於風

志其亦可也居士予為方外交宜哉惜其遠去故序
寫因系以小詩為后舍之張本云必乞一晒
金玉帶中瀟洒人東方山水暫栖身歸期在近莫違約
禁花鶯花二月春

奉賀廷秀上人轉侍香偈并序

侍者之職甚重矣慶喜之於瞿曇圓悟之於東山其庶
後乎喜也聞多而自美悟也機投而語活葦多而自美
杭投而語活者亦何拘於今之人也凡今之鼓林居斯
職者苟非葦寡少自醜非杭味則必語拙天聞也自也
機也語也茲四者賒判而今之人不包全之何哉夫齠
騫白藜之句四達也脫六轡越三瓊而驢驟不出泥滓
毛蟠躡姬之人后宮也飄輕裾翳長袖而嫫媧不爭妍
艷至多衛風不能起毛強弩不能穿編者皆歎其末也

智能卓詭之士之出上世而愚蠢連蹇之士之生衰俗
知其不及又何怪哉戊申之秋王府廷秀上人侍職于
上人蓋人之傑也其密上也春蘭秋菊慶喜未足道乎
其語言也歌篋偃松園悟未足枕乎后之居斯職者不
郊於斯人則吾無望焉耳矣於是乎上人到掌其職之
日從猗座右階而狝賢香斜插玉塵橫獻儀之肅如也
衣之禱如也進退有孚如也慶祝者克終若有均也
由是言之他時異日切茂名遠而秀于瞿曇之林登于
東山之頂也決矣予於上人也無恩情迫切之義又無
私闋網密之言雖於夫樂道人善迺吾之心也匪僭而
序身因係祇夜一絕云必望九鼎知茲同發一嚀
君本玉皇香案僊遙東下土是何年直將一念空凡債
月下金輪鷄未拍先

送客赴相陽序

甲辰秋八月九日有客過予告以關石之行因問道所
由曰道於浮島也問道於彼島之意何如曰峨富士之
山莫近於浮嶋富士之為山巍乎高哉本腹有雲氣而
映茅如一匹絹自非清霽之朝全不可窮其形也天
朗氣清八峰之秀在吾目中也決矣嘻甚矣子之愛山
也夫四方之山莫小於富士其縱也三寸許而其橫也
加焉者二矣皆厚而不足以為走乎厚而不足以為劈
瑣之寫碌之寫一培塿耳矣客怒曰君子者京人也
踰關以東僅不過十步然則山之形狀何從見之吾子
之妄矣足侯者也予曰夫京師之工於畫者往往於扇
上而掃其上之形狀予熟視之縱也橫也不過響之取
鐸三寸四寸之山而已於是客抵掌笑曰吾子之言雖

似消替其後幾於道矣莊生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大山為小其亦是之謂乎然則予亦袖彼富士之山
而東歸乎前之日取出於予之袖中令吾子而見之何
也吾子不言乎四方之山莫小於富士也遂飲了而去
云
歲寒三友新序
予友惟宗上人一日以紹折見需歲寒三友之序焉展
而見之白雲在天青嶂峨下有孤亭下有書帳而松
之瘦者天竺涉水不帶浮囊之羅漢耶竹之清者寒岩
對月高齋黃庭之道士耶梅之潔洒清絕者孤山雪後
撫吟鬚之詩人耶予拍掌而絕倒不亦快乎爰統論三
者明其所由之適者也夫花木有三友者有十友者十
友者何也海棠牡丹之類是也三友者何也松竹之類

是也十之所以為十者顯乎春三之存以為三者露乎
冬夫天地之間凋萬物者莫勁乎冬榮萬物者莫美乎
春故冬春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當冬之仲冰
益壯鵲且不鳴之將三友者不改其標則雖窮未是窮
也當春之季桐始華田鼠化為鴛之將十友者不保其
榮豈雖多未足多也修則可捨十友以從三友乎可捨
三友以從十友乎辨此二者其唯君子乎夫物各因其
時建其性則曰三友曰十友其揆一也何則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在
需之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則三友者其
本需者歟在損之六五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則十友
者其本損者歟然而象不能治不治者至寡者也由
是言之三友者重於十友十友者輕於三友者也決矣

噫歲寒之友三上人託以自况鼎立於雪若霜卒之表
異於世之取友者之衆多可知矣上人他特異日起自
瞿曇之林競不請勝友而道香覆于普天之下十友云
乎哉三友云乎哉於是乎序焉
天遊齋序
德人天遊秋月空江豫章庭堅氏之妙句也予每詠歌
世夢其曾吹無塵之趣而寓諸心因是已萬幸天和俊
少以凡流文采種性自妙如如雲間之鸞鷲似海上之
鸞鷁而視者望者惺惺而醒心魏之亦而立志不亦躋
乎一日折其友雷月主人功甫而見需顏于高齋因以
天遊目之夫上宇下宙之間能遊于天者孰如南華之
老仙乎至如南鵬北鷁形容天遊二字所謂逍遙遊者
是也其首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鯨其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又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遂濤而不止其未日猶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綽約多處子乘雲氣御飛影而遊乎四海
之外云云而後世之文人論天遊者莫敢及者上人他
時異日才力凌騰地位峻拔名飛翔宇釋天而戒皮足
肉索而多冰雪不惟下視鷗鷁亦乃勳破姑射之神人
焉耳矣而後悠游開戶對三五秋月之秋則豫章庭堅
雖仙去者其日數百載而又美頤戴華陽巾手携櫻欄
拂徐之弓而進而向上人有言曰走上人素而天人種
也天人而天遊豈類人間世之遊乎哉予老懶喜適業
硯生塵務而迫留月之責嚴息而不獲止焉於是乎序
焉

天遊齋序
招西州義海上人詩序

天文未易測也談天之說有三曰蓋天曰渾天而莫知其說之孰是也且夫蓋天之說則以天圓如穹蓋窻轉而日月從上也渾天則以天地之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周旋無極其氣渾然矣黃帝仰之曆起辛卯顓帝仰之曆紀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故曰東穹日出之地也西底日入之隅也南穹炎荒也北極水陸也夫中國之為藩也巨岳犄之遠林環之滌海迤之接陸靡之孰辨百步重壤霧縵至於中木亦殊異不亦美乎今上人質于中而文乎外蓋稟彼氣而生也由是言之先西底後東穹不問乃知身矣妙而東穹也一人在上四方在下以故雖流水之無情猶朝而依之寫群辰之有躔又括翅而煌煌之寫列乎上人遊輦寺教

幸觀其師其師為僧中麟於朝夕屈折於其師之外侍巾靴染文墨豈不孝中孝乎教允者天地之間雖有別離而無別離之謂者也何以言之昔毗目仙人執善財童子于自見其身任十佛刹放手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是則十方不隔者耶而有東也者有未始有東也者有西也者有未始有西也者有南也者有北也者而未始有東西南北之果孰有孰無也珍而采者西者南北者是之謂方果且有發與離字哉夫西寫而月之歎如耶表海之所按也東寫而月之上寫耶諸翁之所正也序起而呼月之日何也蕪玉堂不云乎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中牛之間以上人其速東也諸翁有詩於是字序寫

說夢序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堯舜之道如天之無所不覆
如地之無所不載如日月之無所不照譬如江河之日
夜滔滔不已而孟軻稱之曰孝弟何哉蓋人道莫先乎
孝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惟此而已然三代以來幸民
而孝弟者復其身孝弟者賜其帛孝弟者旌其閭凡君
子之孝於其先也思誠心存諸目思於居處也心存焉
身思於飲食也心存焉身思於居處也思於存焉
瑟弓而思以存乎琴瑟至於其嗜好其笑語其花朝月
夕遊燕之筵無斯須而非思以無斯須而非存者也王
祥臥冰孟宗向筍類也是皆外孝而非吾所以內孝也
何謂內孝也瞿曇氏之兜率目連氏之蘭盆是也室德
二年六月某日江州太守久賴居士之遺堂明室逝矣
居士執其祀水漿不入以明先王之法也於是一夕置

堂見於夢居士握其手示以狗子無佛性萱堂領會托
字而去直向解脫三塗之羈鎖脫向五濁之泥淖兜率
內宮拉字於夜聖之列矣夫此狗子話則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
因甚歷無州云為為他何有業識在又一僧問州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州云有云既有為甚歷入這皮袋裏來州云
知而故犯后来拈此語者不少曰翠岩芝曰五祖演曰
真淨文曰圓通秀曰疎山如曰普融乎慈受深州數輩
善之識見地明白義天朗耀以不智小見不可辨於
而專以此話接向孝者而大鳴天下者豈天果禪師也
而參向此話最著者十五人秦國太李漢老魏人如也
由是言之吁否矣哉居士夢大矣哉居士孝擴而偏之
森羅夢象居士之床也山河大地居士之枕也日月

妃居士之名父也名賢女也法易同體一性無二妙身
興盛家國扶起門闕者皆屬於斯夢者也決矣且夫多
也者西竺天聖人說而實焉何謂說而實焉則既有十
夢者有七多者有誓夢者有眠巖者故曰三世如來說
吾歷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今復居士以室祇
夜說夢山僧因居士之祇夜於是字序焉居士之夢金
剛之正躰云來亦如斯者不也曰翠雲夢曰正覺夢曰
寄海西天章伯者詩序山水軸
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江海所以器世界之山莫如
於妙字之峻焉其體也東焉而銀也南焉而琉璃也西
焉而玻璃珎也北焉而金也而環山皆海也其多之色
也狀似妙字震而白離而青兌坎而且紅且黃也其餘
屬之山曰雪山曰香山徒其麓深出者有四或從象口

流出或從牛口流出或從馬口而入于西海或從獅子
口而入于北海遂溢入于瞻部洲、西有島佃因島佃
國南有山曰曰持瓶焉觀音大士居止其頂也於則妙
字之境其大者耶室德亭未歲有友人海鴻子袖奩軸
之予而見雪序其上展展而覽焉滄海漫、青嵐屹立
于中而石壁于尋聲屏風墨之下有寺焉寺左有懸水鴈
落如有環珎琴筑之歎而冽、半溪、半寺右有嘉木
美竹蓋覆其清如也葱如也不辨其品四時一色也寺
前有舟一尾帆於烟浪而小於舴艋矣一尾棹於塩戶
而靡於苓著矣而漁磯之灣有白鷗一双水之所淺渚
之所近葦之所戰汶然飄然刷拭楚、於莫不申詩意
杜浣花殘生之句耶黃摩圍以我之吟耶謔謔故予問
焉曰是何處哉於是字海鴻子指山而曰茲所謂妙字

山者也指古曰是自
東山之群玉殿來天章佔者取也其為人也至其貌花
其心世之所撰水月仙人者也而曰文彩曰地位誠絕
代之風流耶指舟而曰是海鷗子之舟也將候西南之
便風而徑去者也指白鷗而曰是海鷗子之舟人夢中
之航也南華胡蝶之類也夫舟也鷗也道於讚而之妙
言之具也妙而無速而到焉而又字故先圖焉而慰其
志者也數旬之間獨心語口念茲在茲公其謂何予即
呵之曰海鷗子向不云字茲所謂妙言山者也多舍句
所以妙言之力妙言者又領所以賦目仙人之握善
財童子之手者焉耳矣何也三世不移十方不隔也海
鷗子笑而曰請以為序焉

送九淵西半赴大唐國序

予觀天地之間不可無大唐耶大唐為國也直於天竺
之東日本之西焉何謂不可無大唐耶大唐者文章之
因而道德之國也夫文之為文尚矣文之所以為文蓋
不可以一槩觀耶上焉而道德之文次焉而事業之文
下焉而科章之文所以有謂曰研究理趣沁沂心源括
囊三千經緯步世世道德之文也瑤璋玉度黼黻皇猷
日月爭光汗青不紀地事業之文也若夫明經拾芥意
在取青利奉之文也至後昭回日月星繁衍天世不能以
不文耶山川流峙草木阜蕃地也相能以不文耶三光
五嶽之所鐘六曹八座之所舍亦不能以不文耶又而
本於道德同方世人心之幸也三季三百之禮儀二百
四十二年之學削教文周孔之心非文章不可信耶五
千四十八卷十二摩多釋迦旃勒之教非文章不可信

耶姪則大唐之為國也不可敬而且仰耶故自天竺而
來朝者教則耶蘭陀寺善無畏三藏密則抵建康府吉
友沙門百餘歲佛國澄建初佛陀跋地由龜茲至姑藏
曇云識三教金陵求耶跋陀羅等也禪則香至國王弟
三子般多羅親子虎視牛行碧瞳天相乘三東之芦
度揚子江達唐大師也自日本國而東朝者教則睿岳
寂豈大師世姓三律氏世用法賢郡人也密則高野山
空內免渡流沙逢著文殊而流來睿字曰唐睿有其名
禪曰吾山開山枝葉禪林之及大祖平光內身大士也
其孫曰勅賜真源文照禪師龜山首務十世之英匠也珍
山住石霜有疏語傳于今龜山的子曰五山歷住一菴
大和尚九閱西牛其衝樓也標顯三教究秘九丘凡
謠月什一日可口而予三十年老知已也一日至霍

擔告南遊曰夫福州吾祖師生緣也詰朝將舟于烟浪
宿于葦室取路于大唐九知我者茂出祖于外左街僧
祿竺雲和尚永安名師龜崗禪師東翰序筆一歌一詠
其言云三係是言之師真可覺贈言哉予今竊辨序筆
行年六十一為半其年吳之山越之水豈不曰其遊乎
哉吁黃鶴一去青真無極云者古之人云予忘云不
面萃老仙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翼垂天之雲是為也海運身始徙於南夏又
云翺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夫入而南遊者
又於耶昔昔者童子遊於百城之南其國城或曰獅

子奪迅或曰獅子重閣或曰不樂或曰安住或曰自在
城或曰妙意花門或曰海間海間有園名大在嚴苑而
其中有王都曰妙德樹頹殊山於八十五都最為殊勝其
王曰一室王有六万姝女五百大臣五百王子端正勇
健摧伏怨敵吾嘗怪天地清泚之氣往來發於南方而
顯乎人曰按周易南方也尚離之卦離也明於外闇於
內則君子者之泯其知之象也然則鵬之潛北冥者
似乾之初九潛於化而為亨其名為鵬之背不知
幾千里者似九二見於在田而見大人欲怒而飛其戒
若垂天之雲者似九三終日乾之之時欲是亨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者似九四或躍在淵欲南冥者天池也
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似上九元於有悔与時偕極欲
至府天与座无禪師日本信州鵝湖入而神家謬系也

九信為國也多奇山而少平地公稟間乞心靈洞開讀
昏著又其動如雷名喧四海眼空諸方以故今收遊于
大唐國用觀其光所志之大者也彼善財至於八十五
都見五百大臣以遂其教公其慕善財者務南華作道
遙遊篇辨鵝鵬愛予其慕南華者欲公談使其業也傳
子載之后其非繫於茲行展乎其迹於古矣

第二序 月久

南閻有一鳥焉其名曰豐葦原之之中有一怪物焉以
天為笠以地為鞋以日月為双眼以山河為全身不亦
異哉辛未之冬將赴大唐國於是乎東佛而眉綠者兩
佛而髮白者南北佛而其面且組黝者送之於南津且
之辭益多氣于無量河僧祇之器包天漿于玄量河僧
祇之菓酌以丁萃之酒敬以威者之曲緊那羅鼓瑠璃

之琴矣其音則之妙也乾闥婆摩竭珠璣之遠矣其袂飄
之妙也遂解龜毛之纒倚兕角之梅乘摩訶般若之舟
超毘盧世界之海復更而到于大唐國拜誓首大唐明
天子之日子之志大矣哉子之所以來於此邦者
為法而來耶怪物仰答言而曰孟軻有言友國者非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臣僧有祖其率者曰取
元之喬木之所在乎祖所在也以故凌万里之險
請而將遂平生之素志于時天子賜度牒俾其行而拜
其率堵其率堵也白雲之鳴青山之羣頭之魏珍因身
温如也怪物克酬素志而旋身由是言之他時異日奉
天子勅車向于日域則海上波穩我國神靈出迓也矣
矣怪物理誰天下老和尚愚極雲孫禪居大鑑的喬怪
於詩怪於文奇怪於禪話信都啓天与者也故予托言

於怪物頌紀其始末旨祝也

賀相國寺棲巖頭序

昔者瞿曇氏之說教非有意於誇辯論矣所不功而言
者唯其歸於慈仁斯以為大聖而已矣大聖之道不可
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何言大聖之道哉定惠是也
何言戒定五首棲巖是也所以經曰有三摩提名大
佛頂首楞嚴王具足修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在巖
窟斯一經理行之大本也務由是破七慶攀緣別二種
根本二十五聖由是證空通五十二位由是立階級瞿
曇氏去而不行慈仁之道日入於懈怠懶墮尽除大聖
千載之法於是乎禪林有大菩薩曰真歇任經山曰謂
象不專談於斯道鳩大衆於大殿定楞嚴勝會之圖請
看記製疏語維那先斯擇音聲之類迦陵之仙音者為

揚巖頭其圖也者何建立地位也仁王身而五十一位也瓊瑤身五十二位也華嚴身而四十一位也文品身而四十二位也壬申之孫制相國直林南豐和尚身南明後少住接巖首唱之位其顏也春花而艷如也其心也秋月而皎如也觀者聞者真不戀慕瞻仰身一山金曰向其人而觀呼雷曰且夫身年之為名利也其門扁妙在巖域其閣榜圍通金繩香二而東臨玉池蓮二而渚汲砂身棲巖之舍其義深矣哉嚮之妙在巖路云者因通云者可以鑒之矣昔宋南豐作唐臨曰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王之治由文王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焉今也佛後二千餘載而再奉茲典則真歎其合南豐之禱者歎吁昔南豐今南豐也爰江湖之名緇作禪詩

賀高僧禪林雲大和尚段其篇末誠左丘明太史公之汲瀾也予雖不腆序而冠其首乘肅之朝必有茲歎

賦海雲招丹陰故人詩序

西海有雲青者如蛇黃者如砂赤者如鯉白者如鷺鷥黑者如鴉磯擾之而浮者如馬王之鬣鬻之而發者如鯨人之縉龜山夙流淵才得者居之其心与雲淡如也於是字法社羣賢賦海雲招之而見需予以其序而曰天始有氣而已氣之所寓為雲也至閑而止出而雨入而晴雲之性也海也至清而止激而潤寒而澄海之性也雲不自雨由海以為潤海不自潤由雲以為雨然則海与雲惟一而已由是言之侍者他侍異日興其力雲雨于性海不亦快乎何言身雲華嚴法界海所溥而迦尼叱天乃雲淨居天身雲善現天身云不執天身雲

無量淨天身雲自在天身雲兜率天王身雲妙男妙女
身雲等是也且夫日暮碧之合佳人殊未帶云者群賢
之指也侍者具謂何處為之序以志是歲宝德壬申也

送東樹侍者山水軸序

壬申之秋八月既望予携芭蕉扇曳梭櫚履道遙于竹
欄之下梅屏之外時有客自東而來者袖山水軸需予
序予其首展而覽之山嶼之奇寺深海漫之奇舟小所
謂庐山晴甲天下者之類也雖云池子既道子脚之筆
意以加焉不亦奇哉予問於客曰昏軸之主誰人哉曰
大唐獨步日本無雙妙喜佛種慧濟禪師三葉孫東樹
侍者也予起而舞之而坐同指昏中之仙樓曰金華曰
址商漁宅玉樹殘聲樵牧歌此非賤金陵妙喜之詩乎
群峰簇之役烟謁天柱独拔青天外此非遊九曲亭妙

喜之歌乎客即細讀記瀾又風清四座收塵氣此非游
庐山宿落星妙喜之長篇乎漁網矚斜暉歸舟帆影在
此非暮瀟湘八景妙喜之知詠乎沙而予數畫中之勝
境之尤勝者在寧月之一橋何以言之以春寫而果在
秀花有馨香耶夏寫而南陸蒸樹有陰樾耶秋寫而西
渚淺月印素波耶冬寫而北村寒雪襯紅葩耶所以橋
而乘往者約而或三人暮而六七輩登臨之美遊觀之
樂其烏可以已也夫且夫妙喜師宗門大法之橋也曩
昔於東山之上度人無數既濟云乎哉未濟云乎哉侍
者對茲益猶對妙喜師其念度字其可也

賤桂花寄海西故人詩序

夫生于月中者桂也而其芳無遠不飄亮於三秋者月
也而其明虛莫能遞故聞桂之芳者郁之皇而胸天豁

愛月之明者皎之寫而眼泉清人之於桂未有不望之
者也而於月未有不仰之者也人之來斯界也儒寫而
其行不精而善名無揚義不立而美德之施道家者流
寫而名珍乎哉矧乎吾軟氏也人之取仰望者猶出於
儒道也之上者也矧以桂月之時其義深矣哉昔釋迦
牟尼標之而明古佛之心般多羅識之而續列祖之
道馬祖老前而嘆普領於物外空覺拳頭而穿魯直之
鼻尖夫古人之觀物如此以自古知月之深而尚桂之
全豈復有加於佛祖者哉是以月之明者非不明而其
明之所益於人明之桂之芳者非不芳而其芳之所照
則人芳之珍阜康節俊少系出將種名冠僧林茲秋首
慈闈於海西之山法道也山作客其相流樹籀海蕩
颯其相流樹慈情其相錯唐蒼蔚其相浮有人於世与

俊少為同心為同德為同朋友不忍睽離之情一夕之
予而曰俊少未旋吾奈之何同歌謝希逸賦曰美人邁
兮音塵闊隔千里兮共明月三歌而出其教感動天地
不久異哉或謂予曰老子非斯人之友耶曰汝之則請
江湖名貓鳴干詩素者何不慰其志哉於是予以賦桂
花寄海西友人為賦寫所嚮之所謂人曰之人芳之云
者非諸公其誰乎爰見常贊語不獲已而各寫

十哲圖序

古今愛益者多矣若因益而作文矣同益作文者多
矣未若因文而明性也仲尼門有十哲如釋門十大才
子之列何謂十大弟子哉大迦葉頭陀才一身子智通
才一目連神通誨延諦議而竟天眼富那說法若古解
空阿難多聞汲離持律羅云密行各居才一何謂孔子

十哲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子政事冉有季路
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夫也釋言出世之盛日
蓋教虛山百万之莫傑也求掌之也而求其如十大
才子者亦不多見也撰魯國三千之學者亦未嘗無
也而求其德行之如十哲者亦不多見也吁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千古今予雖云大辯者不可多辯矣仲尼
儒者之冠冕也以聖德遭李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之不
行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於是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都三月不知因味
自衛及魯於後樂正雅頌各向其所仲尼沒後七十子
之徒散游諸侯而仲尼之封賞自漢至清其爵不過子
公侯至平唐朝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自漢至清或卿
大夫至唐朝乃封公侯曾參之名道動天地感鬼神自

漢至清不過子諸子至平唐朝乃旌入聖哲正統二年
外仲尼為先聖以死回配四年部別縣字皆作仲尼廟
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圖今也觀茲圖分而回顧者
後而後走者慘風袂者推月扇者似賀者似嘆者曰兄
曰弟各適其適頗有似子放心遺形之勢仲尼之徒豈
其臻茲乎予聞言於古之人曰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
月久昏忽明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繁雲霧久鬱忽廓
則清夫仲尼之道否於周秦昏於漢魏息於晉宋鬱於
陳隋而遇平唐朝方世之憤一旦而釋以為其弟子僅
傷其心倡作其形嘻矣而躍亂焉而賀其理之本然也
非畫象之妙孰幻之直峯南翁能公知於僧林之馳
佛海之整蠲窺三歲十二部有藏殿有脚之蒼亦魚後
扶桑大儒外記業忠公傳詩之雅頌易之象繫春秋之

懲勸以植于內又于外以故造次必於儒顛沛必於儒
珍則公之夢益者同貴於儒耶貴於儒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姓明於姓名以物不污我酒之於落之於
端之為作之為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以樂之以此也
釋何人也儒何人也予何人也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
也月合而記焉為十哲圖序云
寄善惠寺詩序
踰閩山而東有國曰濃州之為地也山奇水怪鋒鏑
堅利以故守斯土者非天下英烈民不獲戴焉豐蕞原
有名將焉所謂三位之流亞也其副有猛士曰奇藤越
前守練之兵卒治國不蒙兵鏖鏖倉西動五京小名也
賊大名鯨鯢矣奉攸誠遠近肅如也越前守有令弟曰
善惠寺免延兄踵國政于矣不改旧典曰文曰武遺直

由義多聞內植公暇有餘焚香跏坐拜無量壽具空墨
寫法師譯經天親菩薩優婆提舍一卷散亂于案上寫
耳矣寬正二年惜月某日玉府雲龍軒珠溪西堂作詩
寄善惠寺之之有和展而覽寫一封各信寄相思若
下江東天兩涯慚我胸襟無雪月驚看金王故人詩二
公襟宇固如在西湖鏡天閣上雪後梅竹塵塵不到其
為人可知矣於是以下名師後德競而見知而以序又
命予之老矣辭者再三迫于督責不獲止聊述彼二公
唱酬之旨昔晉陶淵明則英雄陶侃之後裔也遊於廬
山伴十八賢以修治工教善惠其慕陶者歛沙以德止
為詩使後世仰靖節之凡珠溪其慕德止者歛故不肖
不文昏焉奉贖群公之錦綉云

於世身耳矣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其是之
謂字質之上古丘出者二寫永明年唐潛猷青毛者寫
南史編之朱交負來年許州猷絲毛者寫梁史筆之國
朝今漢昏之名為誰天下大禪伯龍阜少林翁也遊戲
之餘小施金膏之筆力寔非齊梁之亞焉古之人有言
聞善不慕與聾瞶同予雖不腆竊以記焉應取庚子晴
月十又七日也

會雪軒記

粵之北多雪大名如席小者如掌皎然而純者如瓊田
之鶴野水之鷗友人竺又居之蓬戶蔬食泊如也又之
言曰予絳鄉里而寓京寺數歲于今矣故歸而不可
遂字其軒之顏曰會雪若戲之曰會也者口中有物之
象也凡物莫不有會者焉有會飽而弄絲者焉有會香

而委夏者焉有虫會沙者焉有蚌會月者焉惟魚概甚
義夫元化之內清涼精英之氣在天為雪在人為性雪
也至明而止凝而水融而水雪之變也性也至靜而止
散而盈動而熱性之變也故言雪者必曰皎潔純粹言
性者必曰恬適寡聞外則取諸雪內則取諸性其揆一
也瞻彼閨者虛室生白繇是言之天壤之間而性而雪
雪字其後蘊子之是益則晚也言公之辭粹且廉也於
止于滯所以存典刑未如會之為自然吾所不取也客
起而揖曰聽公之言不可不記焉

早蓮記

濂溪先生曰蓮花之君子者也余常有意於是而誦斯
言矣齋之外有小池家童擲蓮實於其中既而出者文
小相依不愛也始翠蓋亭之於蓮之明其相也終吾房

鹹之為蓮之厚其心也夫高原陸地不托其根蓮之讓
其德也早混淤泥不閱其花蓮之謙其行也前而若者
忠也密而屈者義也及乎持用終而慎寫結而社寫可
以列賓客可以備軍容此則又民之無用也至多我其
庶民準以為華茲世畧重之而重之也而重之也又刻
而置之為夜漏之為代之聖靈氏之職能辨黃時早晚
不謬圭撮統是言之陸機之賦虛握虛珠絲線之銘空
檀岷玉若夫夏熱之夕凡觸之翻於雨近之鐘於於是
楷頤觀彼岸上之露跡者奔者又猶弄水浪於瓊瑤持暑
氣三舍而退不亦快哉夫此教德可以配君子珍則濂
溪其知言者邪茲夏四方大旱野無青草以故池液枯
竭井谷射鮒日命長饋運水於甕甕灌注小施之脈之
噴運遂瘁寫或如強人行吟於楚澤或如學士沒溺於

秦坑余仰天而吟曰五日不雨可乎曰雨于山於蓮具
何益十日不雨可乎曰雨于海於蓮之何益哉雨于蓮
其運相逮譬之君子人雖位其位未得其時者余也故
昏曰旱蓮記愛蓮也

益假山記

京雒之東數十里有園曰濃西適江州南至勢尾之交
焉名山水而奇絕者以百數虎溪最善虎溪似庐山之
境其瀑也為千尺之布其橋也為五啖之石角魏之
珍臨峻流半石而下飲者也弁之美虞之潤李怡之而
猷形迴巧爭韋偃郭愨之葦九州之為山多者其所以
傳言者類丈人行其可既字玉府陽南禪師寓跡輦下
遊心物外却掃一室燒香靜坐因旋去朝之花席道遊
秋夕之月場而予為三十年矣已一日予過於禪師

送青軒下禪師謂予胡不斯北越鳥巢南枝不忘本
土之悞也予家本濃也欲在江湖之上者不少矣故辭
院子而不任麾權勢而不誦退乃偃於下列石於
未位焉耳多宜為山人者置之於山宜為朝士者置夫
之於朝予也宜於山者也欲歸而不可得遂取石有雨
紋而髣髴少山者載以登舟鋪以玉沙植以松栢放以
尺澤之觀數十尾而距舟十步許而有泉流泉自窺伏
之假山之趾其多仰而出於石罅所謂機泉者也機泉
昇來也似珠似練似虛似帶鸞而振名鶴而舞名飄珍
也龍珍也珍后列之乎決之乎而入於舟不亦快乎於
是乎禪師与佳客暇日叢話或賦詩而愛或相茗而吟
由是不出京門坐入故鄉鄉之布溪云者其濕也云者
其橋也云者若在庭戶几案之間然則禪師呼假山而

為真山者也与夫晨鐘厭京塵而歸南康文覺吟石橋
而辭北闕者異日道也夫有所潛者有所出也在易之
卦珍珍九五有所屈者有所伸也在詩之章鶴鳴九臯
古人有言岩穴為養賢之域何以言之太公西遊而棲
渭川之旣傳說列星而藏農魏之野一朝感乎夢寐依
周文讚武丁釣竿宮綠版築土班是迺夢山而且閉者
出山而不閉者乎也松而諦之山亦何罪禪師他時異
日施法席于宇宙發道凡于遠近使禪師擾帝畿而忘
故鄉者非茲假山也歟

孟假山記

寶德辛未夏予困蒸溽之劍更初却紗櫺鼻息啣乳夢
誇青霄指西而龜於是有人鉢予至若仙府之慶神
人謂予曰欲向塵覽乎予曰諾於是至一所楊之曰康

王景德觀焉記曰廬山之南地最虛秀有康王谷者世
稱真境也洞深三十里縣流數千仞豁研曲峭不可窮
畫焉次曰萬杉禪院廻抱廬阜可眺為星奔巖層峯飛
勝環合茂林布水氣象森爽次曰五岳峯唐貞觀二年
有梵僧西來誦是山之陽日岩數之秀核慕猿鳥之遊
放次曰棲賢泉石守之長劍倚空雲吐鑪峯一
炬之檀烟上漢次曰致霖亭外接吳江汪洋万頃寒光
激灑烟波清洲亭之西五峯峭壁隱然在望名為廬山
其北魏坑壘之環多來鶴名為廬山亭攸於止襟而問
神人曰是安廬山乎神人曰唯此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銀河落九天此非李翰林之詩乎壁用青玉峽石出雙
白童此非獲玉半之句乎北垂康王之谷珠貝琢玉南
坡招隱之腹較綃務穀此非真庭望之銘乎羅漢鼓以

繩圍之二十三尺誰到千年不死之孤桐冒以三犧欲
生之雙草小擊春雷起幽壑草木未暖先甲折此非陳
舜俞之大教行乎其餘曰香溪亭白漱玉亭曰青牛谷
曰白鶴觀曰善財菴曰庾亮梯名皆真之馬終之馬不
遲記憶于時寺梯鐘晚而後忘覺矣况神人不知所往
多尔來山綠澗碧存于心想于目造次興沛未嘗不愛
樂彼境之美不亦人之情哉而茲秋一夕拉二三友侶
過東山瑞芳軒下有假山植以雪吹之栢加以富士
之松且綠水于前鋪白沙于底繁像於李氏之九華依
佛於獲家之三峰就中有一段之多特者何謂多特者
也其瀑也至人約客而曰俾其水自自在流者急之乎
客曰請嘗談為之至人呼而曰流焉而浩美於是水活
之乎而漲於門之浪又呼而曰流焉而纖矣於是水冽

冽乎而引鸞溪之滴觀者望者莫不絕倒吁不亦異哉
夫水為物也潤於下者水之性也行於高者非水之性
也今也道寸之於高而走之於下知水之性乎夫孟子
曰性猶流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又
曰水搏而躍之可使也潑激而行可使在山其是之謂
乎凡智者創物能者述焉故古人有釋曰君子之於學
百工之於技自歷漢至唐而備矣故約至於杜子美文
至於韓退之昏至如顏魯公益至於吳道士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由是言之假而真者真而假者其
揆一也曷哉多隨至人之心自由自在者也雖向之夢
裏之庖岫奇而更奇者豈不固日而論之乎於之乎記
焉

釋言

夫說話之樣子者實至不拘繩墨而活達者以為貴也
在於月邦以乾園奏樂迦葉起舞覃于大唐而其能活
者夥矣麻谷劉章敬振錫一下繞禪麻三匝德山到鴻
山揆禪子於法堂有茶扇者有磨孰者有掀倒禪床者
有捲起簾子者流而至如杖菜以不名夥字上伏置而
不語、其近代志宿之能活者傑然而出者其誰哉佛
國的孫一國交禪師其人也退院於建仁之辰在山門
頭而對大流引聲而歌、考叨院一菴麟和尚視象亦
南禪之日授文室內而牽、腰婆娑因以東掛而活之
天者者常德親子明古知也胡吞罷張袂而下禪床之
間高者歌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近年宗院各
記者笑之干法座上而一手插天一手指地以示其怪

觀者疑是蓋効志達太子之擢也某周全者嘉盧佛
運大禪師真孫也茲冬書雲島秉拂久其負以故某以
不次之科而見擢矣因辭讓者再三迫于懇法之急不
獲止而孰遂登東拂之座臨于拓提而下禪床而唱唐
朝太平之教學道吾法老之棄固祝今之天下太平之
謂也且夫佛乘謂之東山水上行迺某在東山而作乘
理之必步平故万初履履之惟吾山長老不肯而謗
而不已詣席苑而訴之歸於寺則將聚評定眾而出院
而未決其議之委某師遊叟怯是非先報起單丈住持
以公道而宜為先反之何哉可謂者禪多邪謗天孫國
師也可賞者各記邪祝天下太平也彼希三台和慈悲
之光照愚暗步普天之下諸侯抽忠節之忱接誓類於
率土之濱

流水集

說

僊友說

五岳之山有仙人理所區曰崑崙曰玄圃之北有
紫雲之山之上有萬年樹冬夏青葱而萬年樹旁瑞芝
惡惡因仙伯仙師仙監仙友周旋之地也 萬年山瑞
芝冠冢諱曰桂字曰仙友一日以客見而願說予問惡
曰何謂仙友之義客答惡曰取諸十花之故事者也予
曰玉簪白羽者吾知其為降友也坤裳金芙蓉者吾知其
為佳友也薜中瑞疲中肥者吾知其為珠友也六出花
七道房者吾知其為樸友春睡而困夜粧而妍者吾知其
其為名友也五石而影千夫三五而香于凡者吾知其
其為仙友也此是言之地位階高而不可攀者十友之

中其唯仙友乎其餘執友之皆鐵石不多教焉雖然今
之所謂仙友者非吾所謂金仙氏之仙友也何謂金仙
氏之仙友凡吾所謂金仙氏仙友之者明心見性言之
也夫至近而不可見者人之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
人之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既鏡則見之心性固不可
知微悟則知之苟非微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豈猶離
鏡而欲見眉目也何謂照眉目之朋友之善者是也昔
者瞿曇氏新十堂障證十真如而自極喜地至法雲化
歷三大阿僧祇劫其間或云阿私或曰忍辱作賓作主
轉道以友道成果熟兒孫遍於天下矣是蓋無他以朋
友之善也遂禪于支那應於般若多羅之識者者至國
王太子風於三竺而莊千錢塘者也然則仙友之義唯
瞿曇氏為善惡耳矣且夫 上人諱桂之姪月中之物

也桂之為物月之瞳子也月若無桂不能明朗猶人之
眼中無瞳子則不能照物也吁白之照眉目之鏡者上
人自己之光明藏也當是時仙友之義無待於凡平夫
按字書仙逸也逸入山也故制字人旁山也仙友今也
擬諸年山極瑞芝之化則為法中金僊之友也決矣他
時異月僧官引前僧相從後則仙伯云平哉仙豎云平
哉容亮爾而咲云第書此足矣遂同字說而悅焉

皆嘉吉寺言蜡月 月

同契說

釋文軌上人其字曰同契一日需其說於予訂字書同
者通也契者合也蓋取車同軌之義者類昔者周王尚
車而制作之書與之廣六尺六寸也方周之盛也車為
王者之觀庶者友其衰也四時大諸侯不得而變周之

軌此六天與之所以存也上人釋氏義取諸何也予堂
講台教書說法軌者三一曰真性軌法身而空矣二之
觀照軌般若而靈矣三曰資成軌解脫而淨矣是則吾
佛尚心之車而制修之喻也而彼軌之跡一天之下
莫不齊同逮乎仙之道去於世久也末葉之比且不得
而妄仙之軌此三喻法之所以存也上人義或取諸平
然則上人速馳一心之車同三軌之跡行之不止勤之
不息四聖也六凡也處在於吾轍中也決矣但未知不
從吾轍中者為孰哉上人勉焉

見之說

玉府意公上人江西大禪伯字曰見之而見常說於留
月道人目不沈見之本據掌談論之夫月也者心之月
也心也者月之体也在天之謂月在人之謂心之月無

二謂之大圓鏡智又名如來藏是說經所謂虛空生汝
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輝又云修習空華萬行寧虛水
月道場是言之心外無月之句其心悟自本性見微
心源者是之謂見之之義及之者薩迦耶戒禁取外
道六十二見之類也智者吾士蔗氏呵侔者慶喜以七
處微心後來古宿引一譬喻以合之其喻妙矣哉有一
人曾於七處住止偶遭人間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
自水東出而西沒謂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
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
城外沒昔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左右樓
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遂或執
於會中而智者咸不許其說云今上人諱意之喜
通也而稱見之者蓋因心而見月者欲若目其所見而

論之為國而見之於山中而見之於城中而見之於舟
之左右樓之上下郭之東西而見之於柳又離白之七
處心內而見之於遠道之上人於走仰天一嘆惡耳矣
上人至府之吏也字而不倦禪月何人也其念諸

顯室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何謂誠者天之道也日
月星辰繫焉何謂誠者人之道也仁義禮智繫焉故詩
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由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然則至誠之道昭之而顯者上惡而為天耶下惡而為
文耶夫至誠之於物也博厚高明變化無窮惟是不形
形則著也在山川所以載山川也在禽獸所以育禽獸
也故太山得之其勢峻嶒惡黃河得之其聲澎湃惡大

鵬之水擊者三千里惡神龍得之雲翔者九五天惡
是皆鑿之惟是不形之則著者也龜山誠公上人字曰
顯室之之於顯也蓋夫誠克於中而地輝於外者乎何
謂地於外者也曰十法界吾室也三菩提吾床榻也六
度萬行吾薪爇也十聖三賢吾侍者也吾任是室而吟
乎袒月之夕吾出是室而告乎禪瓦之農主而樂之則
顯室之德其盛矣乎外則取諸室內則取諸身中是言
之上人他時異日其誠被於天下之人悉誠其意不
亦肆乎而後彼大鵬神龍之飛騰變化之觀乎於顯室
惡是望古之人有言曰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外也
其唯川之不已乎云者上人其勉惡

藍嶺說

萬年山寅公後少見需雅号之曰藍嶺月乃序說曰夫

天下山之至尊至貴者莫如南山而南山之為山也西
有重岩北有峻嶺蔽虧日月晦明雲霧而其中資陰陽
之淑氣孕天下之至精蜿蜒未埴之腹煌彪白虹之英
者衆皴鱗多其唯藍田乎藍田地南山之一也昔者秦
始皇帝獲朝采之餘采以為萬乘之寶器所謂玉璽是
也爾來王者辟祚者傳之以為宮則王者之受莫過乎
藍田而山有虎數十百橫行安尾風凱々如也或者云
今也寅者虎也緝藍嶺者義取於斯乎予之宋穎濱老
人其兒遠出於寅日在虎兒然而予所認緝藍嶺者及
之夫盈穹壤間無一物而無其對太陽而地陰日陽而
月陰日陽而臣陰草木之白為陽背為陰人率之與為
陽息為陰而山為之南為陽山水之北為陰平為陽寅
為陰々者寅也故之正月陽氣動去地中欲上出陰尚

疆也曆家者流書曰建寅月是月也青帝弭茲出平震
震一曰孟陬是孟王者之觀天而照其心者非 公譚
寅々者為北方之卦也而稱藍嶺者何也嶺之為山也
為南方之卦也午之躔也太歲之攝提也公也何將也
日養陰陽之道辨南北之分則為法中王也決矣公其
勉焉

範林說

萬季山洪公知菴號範林其為人也誠度剡澄鑒裁簡
密誠風峨月什露抄雪纂之中之人也目作說曰範之
為林炎々也覃於西天布於東土雜收於瞿曇之林造磨
之山仰而視其高枝離奇而可以齒七覺之茂樹俯而
視其巨根輪囷而可以濯八解之清流而石其露者則
知禮之大經能其風者則諸禮之大旨先其色者則具

三十歲儀聞其聲者^則特八萬細行如萬季樹之有皮也
如六出花之有香也故君子者規矩于外而德實于內
人處服惡令也公之取稱行禮之謂也於是乎允類字
脫帽跪爾而曰子之言遠路也昔者甘露滅稱覺範其
後圓照波号師範二老天下之大老也公之取稱蓋本
於斯耶何以言之則儒惡而稱江仲龍者慕則明也釋
惡而稱欽雪岩者希岩頭雪峰欽山也且夫公也出於
大智之派循於大智之規不言而可知惡耳於是乎書
允類之言以為說

鏡心銘

鏡之為器昭々也心之所變也夫萬法本乎一心一心
本乎自性所以言真如不守自性不守自性故延為六
根為六塵為十八界及六十二見為八萬四千差別之

境界是皆一心之所變也謂之隨緣真如者也是衆生
之鏡也而心玉不勤若能返照如大日輪麗乎中天遠
近斯照古人喻惡而曰盡十方世界是河得隻眼盡十
方世界是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
界在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見自己又曰
三世諸仙共十法界能生是摩訶般若光生隨緣而不
變真如也者是諸仙之鏡也 宋公一日以抄者凡需
字說于予予云鏡心目告之曰夫公之為人也多如
多能無虧其一猶如鏡像之遍容万象而不殊萬定且
如公之少能如世間而論之則八索九丘之文披騰於
口海者儒家者之鏡也公之於文可謂明矣六韜三略
之書宛轉於手容者兵家者之鏡也公之於武可謂明
矣下逮伯樂氏之御馬楊氏之能射公之於射御可

認習矣。擬出世間而論之。則一化時放開。深淺門。尚樹
馬鳴。二大士。皆臥性相之說者。似寂者之鏡也。公之於
仁。可謂勤矣。南鏡氏。北秀氏。俱傳齧齧之心。立頭漸之
宗者。禪寂者之鏡也。公之於禪。可謂精矣。南岳氏
之唐。磚馬祖氏之說。月參而究之。學而行之。公之於道
可謂勞矣。至若泥塑而古佛。出丹青而遠山。橫者。雖云
具道。子楊惠子之徒。未可多讓之者也。公之於塑畫。可
謂妙矣。而志曾花下之說。杖又月端之筮。則無情禽鳥
聽之。而莫不飛舞矣。所公自心鏡之中。於世出世間者
何其多哉。古人有言曰。靈燭妙明。非假鍛煉。奉措施為
無虧。實相。其是之認。半於是乎。毛顛字。既冠。問公云。鏡
心之說。得而審之。教問天地。系列之。先鏡於非。真而秘
在鏡心。一咲。惡耳。公曰。書惡為云。

舞鏡說

妙喜大和尚。雲仍曰。勳公。係者。一日。以於者。見需。別梅
同字。以舞。舞。舞。為說。以申明其義。云。大凡樂之於世者
固多矣。朱絲。白雪。琴之一世也。寒玉。空和。琴之世也。九
成。七。數。簫。之。世也。一聲。三。翠。篴。之。世也。至若。箏。之。於。銀
甲。玉。指。箏。之。於。風。鳴。響。音。鐘。鼗。鼓。之。於。霜。曉。花。又。者
也。此。皆。世。音。之。局。半。一。偏。者。惡。耳。因。非。吾。所。稱。舞。舞。者
矣。夫。舞。也。者。天下之至聖也。既得而聞。然者。我而舞者
樂之。錚。然。鏗。然。最。隆。者。也。如。帝。舜。之。為。聖。克。諧。聲。律。四
海。和。樂。蓋。百。戲。衛。晉。之。類。者。次。然。而。樂。有。世。間。之。樂。有
世。間。之。樂。出。世。間。之。樂。法。樂。也。世。緊。是。也。昔。世。緊。聽
佛。說。法。皆。能。歌。之。故。各。歌。神。也。何。謂。能。歌。也。歌。世。諦。歌
十二。緣。歌。六。度。萬。行。歌。一。乘。因。教。之。秘。典。公。也。他。時。是

日取節度於重華氏登仙者於大祖氏聞之而歌者莫
不張耳鹿豕態經鸞立鵠視歡喜踊躍吁亦盛矣哉曰
是言之稱彼舜鼓而為片王之片樂豈其非吉兆也矣
於是乎說悉

桃蹊說

士之立身行世者何也文萃也性地也猶之木焉文萃
以錦其外性地以絳其內萬年之大智有後少曰言公
友杜稱以桃蹊二字龍華師之筆也一日以扮者見常
厥說之曰夫自毗婆尸至世蕙氏度人皆蹊於樹下
樹下之蹊寬矣哉坐婆之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
四萬八千云者毘婆之傳也芬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
人二十五萬云者尸棄之傳也娑羅樹下說法二會度
人一十三萬云者毘舍之傳也於某樹下之度人三

萬四萬云者雷孫那舍迦葉之傳也及吾少林氏應二
株之識羣群芳於粗苑不亦盛乎然則今稱桃蹊者蓋
景彙徂羣之芳猷也若能封殖之于性地藉飾之于文
華而全果滿之秋則度人之捷徑披龍華也必矣古之
取謔下自成蹊豈其悟於桃者耶夫觀武概

祥雲歌

善公座元迦雲巖慧朗禪師一派也取謔類波之一柱
而大慶之獨木者也予高厥節作祥雲歌以贈焉
身雲廣大兮蓋覆閻浮萬化無教兮假潤以坤海神山
神兮得之霏兮樹神穀神兮得之漑兮晝神夜神兮得
之賓送日月人王天王兮得之甫友皇歎嗟余生兮季
世所不見兮蓬丘倚欄倚札以目窺之兮瞻彼美人又
悠兮豈無五色夾日以壯吾之觀兮何其變健于天門

而未收有高義獨立之關士子固含德澤而自得逍遙
或時吐出雪岩之雪兮白冬扶桑之六十州惟盈尺之
瑞祥兮尚或橫輿半明月之秋空德元季仲秋月

天麟字銘并序

善飛者曰翕善走者曰歎何謂善走者曰鳳凰千老者
曰鷗鵬怒飛者曰鷗退飛者曰雉飛朝者曰鶴南飛者
曰燕于飛者曰鷹者曰鷂者曰鷩曰鷹者是威禽而善飛
之驗也凡善飛者戾于天戾于天者太抵二廷而耽者
也今夫麟之為歎也四足而膚身而解飛何也昔者歲
星散為麟者淮南子之言也然則天其種而耽其身曰
天麟其不可誣者乎由是言之今之天麟之者古之取
謂天馬之類然龍阜瑞公俊少文質彬彬之人矣推之天
下遠老東襟大和尚以天麟為雅号一月見需厥銘于

車輶作銘曰

音中律巨行中矩規有角有趾載書載詩或吟遊聖或
詠養綏公其有則稱天人師

嘉邦說

天地間何物最大仁而已前乎千萬世之既徃後乎千
萬世之方來而仁心之相為終始大而天地之極小
而一塵之至微而仁心之相為表裏堯舜以仁帝天下
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以仁相天
下孔曾思孟以仁師天下五霸仁之假者也西漢仁之
似者也以至龔黃得仁之緒餘以守郡而一郡治卓魯
得仁之士其以令邑而一邑安仁之時功効大矣哉是
故慈祥豈第之澤一形於宮庭之臭而東夷南蠻西戎
北狄之遠皆圍於春風和氣之中矣矜憐惻怛之意一

勤於廟堂之上而孩童白叟山豎海柵皆席於景星慶
雲之下多是皆無佗以仁之一字也仁者何也嘉樂之
謂也民之嘉樂心壯其邦也嘉樂則禽獸物也而仁
及之禽獸物也仁及之况人乎昔者月邦有大聖人曰
鮑仁氏又曰大醫王說一化五時濃淡二味四稅等是也
生者其揆一也何言濃淡也粟二味也稅等是也
率亦云其茂蒲荀雨之所潤是則能仁之仁也因人
天歡喜草木豐饒直林樹蔭琴瑟之音舍衛城布金銀
之也向之而謂其外嘉樂則禽獸物也而仁及之者歟
國朝有各臣世宅于京城其曾祖曰十仙二次曰七仙
克壯國家之元氣而壽生民之命脉也人之載之猶
如醫王之每世矣室從元年小春某日十仙孫祐公以
於者見需別稱之嘉邦公也為人敏捷文學有成勤
而不止祖父之業勃興於茲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化天
下之平哉大醫王度盡法思之群生之平哉麟鳳龜龍
王者嘉瑞也予於嘉邦亦視焉

文煥說

星巖大和尚電第曰集公一日以紹今見需頓号今日
文煥自作序說曰夫夫有天文有人文何謂天文也俾
彼雲漢燭字有草始回于天燭無疆聖人則之追琢
其相維贊企悉觀夫之行自始明德故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神農黃帝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亞惡而起是皆人文也三代置而
不論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体三變相如工
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晴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
体王廙劉向雲軌轍為奔其後齊梁蟬噪而為不足取

焉逮於唐宋雄文固亦多矣若夫韓子馳發其國蒼藻
柳君高揚其足躡雲歐陽氏之古也蘇軾氏之憂也鮮
天葩於前植地植於後然而世俗人文所謂而水
吾所謂禪家者之文也何謂禪家者之文也非山龍非
犖虫非麟凡之彩風虎霧豹之麗伏羲神農之聖智不
可得而窺闢焉漢魏唐宋之作者不可得而量度焉紙
庭空而不可寫焉筆湏竭而不可吞焉公也豈可不勉
之本哉若因於紙墨寧有我字乎由是言之風行水上
易處之辭深乎夏字遂屬包類書為文煥之說云

春暉說

天地之字古今之宦直於方世而不變者四時也四時
之氣溫潤明照者之謂玉燭而四時資始者之謂春
之字春也春之謂春暉惟春暉之為暉也頗深於

斯矣玉府育公俊少江西老禪以春暉稱焉一日見需
厥說予予之乃命包類不用春暉之故事直叙厥事也
于時東有大日輪昇焉指焉而告之曰公知彼之所以
出於東而入於西乎東焉而為春西焉而為秋矣其南
而冬其北者亦然也夫春日為彩也其彩為五走唯無
顯之則萬卉同被而萬國貴如也而公不見彼溫潤明
照之光乎若夫禁林之憲陽公館之蝶風透花映柳照
牡丹耀芍藥其瞳朧也似橘其炳耀也若銅盤若金鉦
無一草而帶其光無一花而不受其息然則春暉之德
吁盛矣哉而矣云公之已身之上尋其冥昧其揆一也
蓋夫所以左眼為右眼者胎金之大日乎是故育者
吾其庶民也據于擊頭之山而知青蓮華之光將百方
之大元矣當是時色聞也得之生長四十億百千那生

他四諦之勝根綬也。得之封植，飛花落葉，十二月緣之樹子，至若蠢動含天，得之鈿各各，成無上之道。果為公也。他時異日，心華發明，而照十方刹，則春輝之為景也。即有識於斯矣。由是言之，然之然而華藏約，麟之半而惠林茂，而觀其光於上國也。決矣。故月字而祝焉。

月湖序說

一輪未昇之時，節乃滿月也。一壺未發之已前，乃大湖也。直下見得，使知八萬四千戶止在方寸三万六千頃，不屬他物於此。無前波後波之異，無既滿未濟之差。群月是湖，一水蘸千百月，而綠映湖是月。一月印千百水，而明自古迄今，清而不濁，謂之眾生本源。又古諸仙心印是印也。朝惡而削百辟野惡，而育萬民。既謂於吾宗，亦之空泥水之三其寔也。蓋一心也。在之本華族道。

天瑞說

鹿苑堂頭春林大和尚竈第曰：艾公俊女一日以抄者見需願說作說云：昔在子甥有言曰：夫朝廷淑清海內樂業天府，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鳳皇來儀，玃之冕之群鳥並從，舞德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其露滋液，嘉木櫛比。又曰：文王應九尾，而東夷服。周武王獲白鹿，而諸侯同辭。周公受拒鬯而方，臣宜王得白狼，而夷狄賓。此皆天瑞之在，以成帝業也。又云：今聖德隆盛，威勢外覆乾坤之所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頽，梟

淵默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此人瑞之所以成帝
業也然而其所謂瑞分天而人非吾所謂瑞也吾所謂
瑞者合天而人言之也天人師之瑞也非向子淵氏
之所謂今天而人言之也何謂天人師之瑞彼金仙氏
出世于南閩之日有六種曰瑞者曰說法瑞曰無量義
定瑞曰四天下勤瑞曰悅喜曰放光曰直之瑞由是言
之芝公後方他特異日長養大智大悲之法濟群生於
彼岸者也決矣吁天耶人耶瑞胡不施鹿苑警嶺舉踵
待之

玉笑說

玉之為玉也其品不少為龍為瓊為將為玃為除
慮為璣珠牙璋者中璋者山去者小蒼者琳之惡琳之
惡瑩之惡的之惡若入昆山之府遊閩風之圍觀者目

眩珮者神爽是則結綠懸黎之類而夜光連城之種歟
而玉稱瑛者何也瑛之言華也班固實不云平硬砥絳
綴琳珉青瑩又曰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由是言之絳綴
云者責瑩之者群卉惡而春之花也春之色也崑山有
俊少其諱曰瑜公雲居堂頭東洋大和尚第也其為
人也珠玉其文而有英有華勤而不倦行而不止辟之
三五夜月推輪平東大洋照耀於珊瑚枝上迥則孟堅
氏之言云平哉於是乎祝焉

義海說

甚哉義理之難也何言義理之難也夫以卦爻求易之
不在卦爻以章句求詩之不在章句以典謨訓誥誓命
求春秋不在典謨訓誥以至以會盟慶敗求春秋之
非會盟慶敗也以三千三百之儀文求禮非求禮於心

也以鐘鼓磬筦之音來樂非來樂於心也而義海之深也亦復然者耶何言義海之深也試以六經而論之曰乾龍躍淵者希之海也東南滙海惟揚州者昏之海也河廣一葦者誦之海也梢溝大川者禮之海也君南海我北海者春秋之海也龜山菲公侑者永安大周和尚上足前相國竟崗和尚電第也其為人也玉樹其質瑤萃其文所謂謝家子弟不中不韞凡坑者耶一月以於者見需厥字說不左次而曰夫永安和尚參究鏡器之潛子再來也其說法也江河淮濟衰兮惡而涌蕩兮平而漲以區兮義理之學可辨其端倪半強而作之匪愚耶狂古不言半游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大海者難為闡遂書而為說不獲已也

祖溪說

東山濬公上人瑞光酌齋也茲復附禪辨七葉之圖辨六種之震言兮句兮斬釘截鐵七開法堂為之起舞大衆仍未曾有可謂蒲衣大士之再誕者也予甚感儀德而謝焉一日寄軒子見需字說不啻不悞作序說以祝其速者大者其說曰

支那固有谿曰雷六祖大鑑禪師處惡按傳昔者竺土大聖人在鷲頭之山折一枝花百萬大花中惟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之旨深矣哉喜氏以是傳之商那和修之是以是傳之優婆塞多之是以是傳之提多也之是以是傳之彌遠也之是以是傳之北天國婆須密也依陀難提曰依默密多曰脇尊者曰為人感靈馬鳴曰月輪相表龍樹曰金環童子鶴勒那曰神劍變化婆舍斯曰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之是以是傳

之香至國王季子楊子江心而喪三束之草齧齧氏之
之出六竹而得大鏡之之下哀之云之派脉分流
者猶此蔓水而勢如也夫以今人之心準古人心以一
器水傳一器則理一而無二莫不得而潛合者矣何則
滄惡而祖宗龍淵也猶惡而祖宗雙井也雲惡而祖宗
餘澤也鏡惡而祖宗靈光也彼岷之江之發之於天國
之楚非發其坡浪也發其所來之源委也祖之支派傳
之法也上人勤而不止精而不麁疏其心水回於西天下
蕙玉堂溪考廣長古云者今之裝林祖溪其人也

廷梁說

大厦以梁為主棼橑結外倒茹蒂中玉碣綠標鏤檻文
規璨如也而梁木何耶北樓北棟北栱北俟桃北梨栗北栲

處非若榴非榱橙非椳楹楠梓械非相如上材之屬
楛夏處非楊雄車泉之至樹冬蒨云者茲則文木之類
耶曰否夫文木也者祖也杵也實熟則剥莊叟之言有
以半惟梁而可用之才奈何哉在左氏賦木則楓楸菴
章在杜陵詩覆章醴風自月勤由是言之用材於明堂
致美於輪惡與惡者梁章且夫聖人以天下為家以質
材為梁何謂賢材之梁唐虞之時以禹稷皋陶益為梁
夏殷之時以伊尹傅說若周若召為梁曰春秋曰三國
曰西晉曰東西漢或以八俊八厨為梁或以三傑為梁
百年之梁凡人材之梁之用備於斯矣然而吾金仙氏
之所以稱梁木者中心樹也夫樹乎也法以慙愧之覆
以慈悲之覆樊以阿僧祇之欄鋪以阿僧祇之沙育而
不懈守而不殘則雖兩金剛之霰而不能凋惡雖起昆

嵐之風不能拔惡而西天九八東土二三摘葉尋枝維
之繩之其寔一心也東山文溪大和尚五葉之助齋也
學究鷲池鷲巖我持錫雪蟠冰祖師百年后豈世于此
山實大厦之一木也其寔第曰樟公智藏一日以矜者見
需雅稱之曰廷梁其親族也其父兄也朝惡而侍丞相
暮惡而筵方伯固當世之慶家也然則所稱廷梁者知
藏之今宜也予謂智藏他時異日道以成身以立都之
惡煌々惡萬相仰止惡辟之天樹王蔭涼熱心病出保
其得安樂之吾廷梁之材所以施其用於世界也矣吁
復高之梅梁公平哉漢武之相梁公平哉曰作序說而
祝惡

文溪說

金山賑公上人字曰文溪仲字大和尚移於伽陀而美

惡予亦為厥說曰夫江湖谿谷之間風行水上有渙
散之象似練似縠似紗似環似臍似膈似污者似滌者
鴨頭者翠翎者瑪瑙者琉璃者有瓦壘者有羅帶者有
巴字者有坎習者前波潑而全後波恬而曰天輪惡而
豎推地軸惡而橫轉此皆外惡而取諸於物之文坎惡
則內惡而取諸於身之文之義何如曰夫文溪之於文
也淫指陸海捕脚潘江不倦千露抄雪纂每唇十月什
風謠公故其辭精微也若潛鯉逐陽而出九淵之窟其
藻飛動也似健翻挾霜而下曾雪之峻可謂奇外奇者
也然而在乎文溪也流出於胸襟而更有蓋天蓋地者
惡取謂蓋天蓋地者惡釋典不曰平昆虛遠非如來因
心證自愛用成五智而從世智之中流出四如來之三
今也文溪之智水源乎世智則決諸東方而流出阿闍

如來者文後之去也。決諸南方而流出空生如來者文後之來也。決諸西方而流出無量壽如來者文後之秋也。決諸北方而流出不空成就如來者文後之冬也。是所謂鈎索鎖鑰四攝之奧也。亦今奉嚴經中海印顯現大意同也。於是乎或者云夫上人也。擬于龜山而及竟門上客也。錄是言之。文後梅出於新平。夫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骨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故大人者心天地合其德。心日月合其明。心四時合其序。又云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故天文而有河圖矣。地理而有洛書矣。上人齒于龜龍之間。此文之作。本圖書之。也。次矣。且龜龍王者之嘉瑞也。上人化時。異日文珠。

源之

地抱霄冥張帆于操第一義。辭之舟於出世之津。則不常激於天龍之一派。柳又濬弘。源於鯤。祖鵬蛻之潘者也。文後之說者。可益矣哉。遂以畫焉。

學例說

一漢和尚。竈筭曰。學測。予告之曰。公知所從。學有源。猶如身有剗。本源濬者。流遠而流遠者。無他。取以積其年。而累其月也。何謂源濬也。宓犧堯舜禹湯文武之傳。是也。何謂流遠也。因孔顏曾思孟之傳。是也。然則學測之時。義深矣哉。昔者吾金仙氏。其為學也。譬猶有億巨海之奔。翰不可測量。或激濼激濼。滔天而去。或闢峭激濼。滄海之來。然後其餘波也。自月外而支。那自支。非而扶桑。讓之惡。過之惡。爰折其源。以流而其九深者。龍則之孫。天龍五胡。同師也。同師。延壽。石認。竟在測。龍在天。

者也今也公之業可謂精矣然則他時異日激起龍劍
天堯之未泯而遠一後之流也決矣莊子所謂鯢祖之
審云乎哉鵬既之審云乎哉同視惡而詭云

梅仙說

麻光老師無相大師師也天堯國師之的孫海印和尚
之真子也而其冠第曰高壽也亦不相識也久矣曾訪
予於西眉之隱其後又尋予于東山嘉遁之尾薩擔蒲
蘆分其年而同居露抄雪纂泊如也一日誤予而曰和
尚約予以梅仙之說請其命毛穎可乎爰不覆已命穎
穎脫帽曰夫僕也者何也蓋金仙氏之類乎金仙氏之
徒布于天下而二十八相慶于月邦之十六國遊靈于
支那之四百州則仙氏之徒何其多哉而曰梅者何也
夫梅之為花也一氣之元而萬花之魁者也二十四卷

之風權與于茲則猶如螺髻之冠于西巖巖之表于東
者乎况乎公其梅無相之後則梅之為梅之兆可知乎
何以言之則有者大梅之常冥舍而深隱江西馬大師
印可之大危梅子熟也云云夫先師之道也故相公信
嚮聘以西芳之精舍而精舍之為燒也青臺之山舞于
後翠蛟之水奔于前寔天下之絕景也禪師於是乎携
芭蕉之扇足曳機欄之履行道於其中吁大梅深隱之
流亞乎哉也則字公曰梅仙者在此乎夫梅也者根于
常師矣仙也者本于釋氏矣隱也者不可師乎仙也者
其可廢之乎何則釋氏出世普天之下莫不受於其意
者矣常師深隱深山岩崖之底千載草木發輝光者也
雖也論是二者則大法二十余年宗昇霞鍊矣公共誤
何夫退也者小事也進也者大事也公其為其大者且

夫極之壽古人論之所謂莊叟之椿王母之桃之類也
因說而祝惡

說後說

永安龍崗和尚篇第曰晉公俊少一日以拈者見雪其
字之曰說後因作說曰袁羅乃愛皆古也江河淮濟皆
後也何謂袁羅皆古何謂江河淮濟皆後也予嘗試論
之夫春水注五湖而漫濟者所謂分別解說一切衆生
無盡行之古也夏潦灌三江而崔嵬者所謂分別解說
無盡行之古也秋潮三分於崑崙九派平海陽或又或
朝者所謂普覆十方在空界之古也荻岸霜飛梅戶雪
貴其清愈淪其滄老毛者所謂平等讚歎一切衆生之
古也琴高之所靈矯海童之所歌舞者所謂隨順諸仁
令歡喜之古也蘭棹嘔而凡颺之至蓬亮而月皎之者

所謂普照一切仁世界之古也鵲之暮者臨之畔者所
謂無盡辯之古也至若一角之奔龍九頭之奇鱗三足
之鬻六臂之龜螺彼吟以揚鬚掉尾者降一切魔友諸
外道之古也公化時異日於休海僧海而吐誓叟辯得
天下之人洗其耳豈非成就醫之古相者乎度幾其務
焉

雪定說

東山康公倚者玉風篇第也一日以拈者見雪雅稱之
曰雪惚目作說曰說一也奪夜之謂雪六根純塵之謂
定惟雪心息頗符新道之先不特然夜而無所不通
焉道体不獨純塵而無徃不通焉以其無所不照則四
聖六凡如萬頃同縞而無一地而非雪以其無徃不通
則三界九地如千岩俱白而無一處而非雪公也即而

行之不患其不心道相合也脫或外之則意為之蹄波
其先心後之志操其休而豈有地厚者乎豈有地厚者
乎易貴初九貴其趾六二貴其鬣九三貴如濡如永貞
吉六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六五上九東阜多爻爻曰
白貞無咎上得志也走則鞭白馬入蒼花者次公也洞
上之流亞而玉鳳雛子也以雪寔二字表其志予於
是解之就為說惡

雲崗說

雲山氣也雲之為言運也或曰豐陰或曰帝師或曰屏
驛其事出於易爻書於春秋見於廣雅顯於騷經旁記
於穆天子傳雜出於傳記百箋之書郁之惡黃之惡夾
日於觚稜之上者帝王之祥也紛之未後之未分陰於
莽蒼之野者穆氏之澤也且夫非雲無以法三春之花

非雲無以涼九夏之熱非雲無以漏桂窟之秋光非雲
無以真梅湖之鴈雪然則雲之特義遠矣哉夫山為言
宜也含澤布氣而稱五岳之神也而山之別名者夥曰
巔曰岵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峰曰嶠卑而橫
曰廡有山木曰岵無草木曰岵岵嶺曰麓巖嶙纒曰
岵嶺岵曰岵岵岵曰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
某雲見于封禪書泰山雲見于公羊傳房山雲見于李
太白詩劍閣雲見于杜少陵句然則山之特義又遠矣
哉遠山慶公併者号雲崗一日以林者見需厥說不梅
世昏取謂雲也崗也此皆也片石撰而非秋典取謂雲
也崗也何謂秋典之雲曰十種師子座雲曰十種玉室
雲曰十種青色室雲曰十種雜室輪蓋雲充滿虛室莊
嚴仙土不可勝數惡何謂秋典之山曰此通聚藏世界

海最下風輪名曰平等彼持一切空光明地等一切頂
彌山金剛山大斫迦羅山於是處舍那本修菩薩行
於阿僧祇劫而取嚴淨也由此言之世各所認云者
非吾所認云也吾所認云者身雲也世書所認云云
者非吾所認山也吾所認山云者移山也上人佗時異
日與身雲而覆化因築形山而因祖域則萬之氣不
雨龜之杵不棟誰其嘲惡吁深三春之花云半哉稱五
岳之神云半哉

國室說

何謂國室古之國室不過七室也一金輪室名勝自在
二寶室名青山青紺三馬室四神珠五而藏臣室六七
而淨妙德離垢眼是也轉輪王得之以產千子端正勇
猛能悲敵誦出八万玉城建立五百樓閣人民悉而豐
伏

樂伽藍惡而莊嚴此古之所認國室也何謂豐葦原之
國室神璽是也昔者伴紫諾伴紫關尊得之治六十餘
列今之聖天子得之稱國主不亦盛乎至若吾仁國土
之國室及是也何謂佛國土之國室見性是也釋迦老
師得之以出世半土天具三十二相備八十種好姿勝
輪王光超諸天善提樹下金剛座上結跏趺足端座奉
一指身降魔於是半四大色聞得之以聞室庫陀羅尼
業大白午車入歡喜住遊於顰頭山取嚮之九性指為
一枝之花飲光尊者微咲謂之放五別傳尊者以是傳
之二十八祖跋鉢氏以是傳之東土二二二二以是傳
之南嶽青原自南嶽青原以下繼之惡繩之惡傳之不
止於扶桑國其傳大而擴者天竟六朝國師也國師以
是傳之大唐日本無双名師勝定國師之三傳而寧

平堂張大禪伯其電第曰幢公後少江州賢大守稱好
居士猶子也其為人如綠雲之髮香如之衣若世所製
童子文珠之者也學而不倦得見性之空也決矣吁金
有竄玉有權防之以閑鑿因之以緘膝然而人或有所
而老之者胸中見性之空亦日月高懸而万世昭々惡
公其魁惡

芳齋說

大凡草木之有花風擺之芳梅之於春風搖之芳其開
也或信之其飛也或籠之其息也或壯之猗蘭之於瓦
亦或維幽谷深林之鹿漏為王者香之芳蓮花之君
子也風能之香遠益清草屬也以真為正可以廣可
以枕而凌風其善芳者曰麝香曰燕脂曰疊羅黃曰御
衣黃花之為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也或曰倒暈

檀心或曰合歡芳紫雲洞朱氏園允擇其善芳者而植
之其在於陰冬百卉之凋盈之惡亭之惡其善芳者水
仙花也十客之徒賴之以芳是皆花之載於譜者也其
芳於人也亦然太白之李其氏杜甫之浣花其号聖俞
之梅其系以某詞華文藻流芳唐宋三騷雅興也然則
此教君子之居可謂名花之冠亞而嘉卉之右裔也万
年山相國兼天禪寺有美一人曰芳齋宗公後少一日
以抄者見需字說余因說惡其詞曰首者吾其庶民在
於顰頭之山拳塊羅綿手拈一枝花万蕊菊味然而不
會惟飲先尊者破顏咲自爾西天傳其芳於祖苑者而
寧平東土鼓鑿氏以是傳之二三律二二以下遺芳餘
烈綿々而不絕矣扶桑國而善傳其芳者當辰六朝國
師也何以言之扁其精舍曰西芳也國師上足曰天下

大僧祿春屋國師曾起於龍萊樹下道香霞普天之下
春屋高第曰圓鑑法死五包麟也傳圓鑑一枝似片霞
手流之東西者前處苑春林大和尚也傳春林芳者今
之芳裔後少也臣是觀之吾所認芳之者聯芳之芳也
心榮發明照十方刹者也此鑑之石認梅蘭蓮菊之芳
也吾所認裔之者棠彼西天之末葉東土之初枝者也
非白之李太白泥花看聖俞長之詩文之芳也後少他
時吳日蘊道德子內流各輝于外郁々平芳々平亦善
霞普天之下傳曰此不風也此不風也後少其魁惡
古之宮月之宮殿有起世經之言曰月天宮殿純以天
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也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也
青琉璃亦甚清淨而表裏映徹光明遠照為五風攝持

月桂說

而行々則依空而行也亦有無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
恒受快樂於此空殿亦有大聲青琉璃石成也而彼月
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美皆於彼治然其空殿住於
一却彼月天子身今光明照彼青聲其聲光明照月空
殿々々光照四大洲日天子身有五百光白下
而照又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
千光明未復名爲涼冷光明復何日緣
月宮殿中有諸影現此大洲中有閻浮
樹目此樹故名閻浮樹其樹高大影現月
輪又瑜珈論曰由大海中有總鬘亦影
高月輪故有其內有其相現云云夫世
之言月者二道則日月中有影者
閻浮樹也又拘於儒典者則日月中有

影者桂樹也而曰桂也月之眼也月中無
桂則月也不能得而照焉余按是二者
祖釋典乎祖儒典乎余其祖儒典矣何
則按胎金秘經云眼為天之日月則月也
者天之左眼耶天之右眼耶大凡有眼者
必有瞳無瞳則不照也盲者眉山稷賦月日誰
為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夫月天子
之為宮殿也雖云四十九世旬無彼五百丈一株
之桂樹之為瞳子豈能照於四大部洲哉吁奇
矣哉桂之於月盛矣哉月之於桂久矣其不可平百年
山相同義天禪寺有碑一人曰修公後少其為人也
放逸和文質綯如以故江州賢太守稱好居士撫之肩
之猶如膝上文度一日以於者見需字并厥說目字以

月桂故引嚮之釋儒二典解月与桂有自来矣公前鹿
苑室山大和尚寵弟也室山佛海之龍僧林之月也公
朗心月於内發心華於外他時異日出於風月之佛地
團々焉而霽藹々焉而曖豈不為室山之瞳子哉然則
春焉而賁充欄夏焉而涼暑路秋焉而照綠相之而冬
焉而掛玉梅之梢者胡為宋公也勤而不已題名于心
空及第之膀也次矣

玉海說

東山秀公座元享德壬申擬仰嶠之位說摩河衍之法
釣語之玄妙也提綱之敏肆也發揚宗趣砥礪警後學寔
藪社之輝光也一日過予藿欄譚話遊息焉之次命予
以字說之吾之初心也云回字之曰玉海夫玉之為奇
宝也其只不一結綠于宋縣黎于梁攀々焉琅々焉或

成万乘之璽或成連城之壁然則玉之特義貴矣故故
吾驚嶺金僊曰璧玉金銀赤白銅鉄珠玕珂貝皆毘盧
透那度生德用也何謂海哉昔在帝嬀巨唐之世天網
浮瀉洪濤瀾汗長波滄滄披五嶽迥九列所以大陰據
轡於金樞之靈翔陽回駕於扶桑之枝驚浪相逐消泮
逆奔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理天
下至宝集以大成海之時義深矣故故教中曰大日果
海中奉五色珠曰白曰赤曰青曰黃黑而於其五色中
現一切宮殿樓閣柱楹栴檀曰是言之公也他時異日
現心珠亦性海之鏡也次矣公其務焉

仙倫說

神仙者何也所以保性命之根而通遙於玉京之上者
也孝之於道經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

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
次受三洞籙次受同去籙之皆素書紀諸天僊之官屬
依吏之名又以木為即刻日月星辰於其上或餌金丹
或吸玉漿雲莫以故其字仙之倫自天尊開劫而至于
地仙其數不可得而預推也然而字仙之倫傑出而名
高者伏羲氏稀韋氏禹禹吾之徒乎當彼神仙燕集
之朝氣母下降之久舞者也鶴髮氄々而亂歌者也龍
翁鬻々而分北向閨風西接崑崙而瑤池右而玄圃
此外有道家者流相與而拜者居多矣於是度仙倫者
著書不一曰龍虎經曰西昇經曰天蓬神咒曰青牛歌
曰玄綱論不可勝紀是皆三清三氣五方五炁九天九
氣之仙荒誕而不切者也東山玉府有羨一人諱曰龜
公俊少而其字曰仙倫之者西竺金仙氏之徒也昔

者吾金仙氏以周昭王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質躬
奇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捨万乘位出家學道勤行精
進覺悟一切種智謂之佛由是言之有四等之果宜哉
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河羅漢故有
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季金仙之道其倫之上
是者迦葉與阿難及五百人也而予二百之徒流布世
東吁仙倫之道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馬如地之載不待
培而厚如日月之不待廓而明如祥雲瑞霧之不待深
而藹俊少祥雲之雲仍也夫合天地之壽以為俊少壽
懸日月之明以為俊少文則嚮之五方九天之仙胡為
乎夫之俊少其勤焉

大勝說

夫天地人之德在於有常而已常者何始終於惟一之

謂也天以常故昭回地以常故載厚人以常故行道上
季而日月星辰運行而不息下季而江河川瀆奔流而
不停兩間季而仁義禮智矯節而不廢日月星辰運行
而不息在史之律曆耶天子以之江河川瀆奔流而不
停存書之禹貢耶丞相以之仁義禮智矯節而不廢在
易之晉卦耶人臣以之夫吾若進也進者必厚上者必
勝人者克也所以春秋得雋曰克雖云吾金仙氏之教
亦其本常而精進者欤昔者金仙精進而禮弗莎而出
於梅哩麗耶之先遂降伏諸魔則德之為德也常與進
季耳矣扶桑名家上秋治部丞常進閣下茲春奉大人
相公弓命副關東大將軍將祭之前好日見需雅祿回
祿以大勝蓋取於進勝之義也况乎閣下為材黃石
公之三略太公聖之六韜衝口而誦指掌而語兼通輪

王之兵術則今也抽金剛身被忍辱鎧跨調御馬揚調
御策挽精進之弓撻精進之箭醫以清淨心之指飛以
智兩力之劍逼泰山東教勅拱手而降解辨而處六韜
云平故三略云平故其在茲者也其間下而名平六八
敏仲說云平故其在茲者也其間下而名平六八
天地之間何謂捷何謂敏曰其品居數天季而風蓬六
然而起於北海入於南海頃刻有木蜚太屋雷霆之
閃爍雲霧之奔馳是也地季而鷗鷗之搏六月驛駟之
翔千里是也至若吳狙之搏矢者河伯之下水者此而
敏給之至也人季而古若此矣都置之走於索者廝撲
之先於馬者磨礪而卓徽者為客而揮毫者為皆能彼
敏而其捷者耶凡花之為花者羣中春陽煦之然而兩
靄今季雲文在雪魄之牡丹國色仙姿之芍藥賢于前

賁于後謝池之草禁甫之柳榮于花媚于石惟梅花不
然耶瘠雪癯冰之底寒霜缺月之下粲然而咲則豈非佳
人之貞節而聰敏哉王府捷公俊次廼秋栢和尚冢
弟也其手標也梅花耶李花耶友社稱以敏仲吁其有
以者乎夫梅之為花五出也况乎俊次法支者五葉也
五出與五葉其揆一也由是言之俊少他時異日以綠
隕之青子集一花同五葉結果自然成敏仲之稱不可
誣也警弟其謂何

大虛說

大虛之為體也黠顯規燬於東魄淵於西花於春時雷
於夏介雨雪於秋冬之更者雖山豎海樹玉愚極痴皆
知其為象也我性天之為大虛不敢於春復恒不敢於
秋冬然則雖有大虛不可知其為大虛乎曰就至人而

明之至人而抱太虛之寬廣者為誰真運無相大和尚
家弟号太虛禪師之固太虛之雅量也太虛之德宇
也事師不倦勤業有成或杖無相宗相淨潭北橋西祖
芳者太虛之春也或掛無相衣萬年座上雲興瓶瀉說
黃梅夜半禪者太虛之夏也請五天老壇變更彼字體
寵翔九五雁度長空者太虛之秋也絡又了功悉地圓
滿天冠菩薩風生瓔珞明星曜之季而下木者太虛之
冬也更有不囿於事相拘以形器之太虛所以雪峰曰
仰地不見天灌溪亦曰十方無壁落為這裡太虛即無
相之即太虛由是言之他時異日天上雲居点胸自
負也次矣遂書為太虛之序說云

湖月說

按大極圖形於四方由旬之上者謂之月耶寸銀霄

積於四旁由旬之下者謂之水耶纖纒練之月季而無
意於下降水季而無意於上外然而有月必波澄有水
必數現何哉故古人云無不月而印水鳥無不水而帶
月季水鹿則以增月之明月絮則以添水之清月与水
一也西子臨鏡耶水与月一也東坡叩舷耶然則開闢
以來月与水其情深者耶曰雖深而淺雖淺而深何則
西湖為湖也東坡為坡也干彼干此干載之下傳于不
朽者也而月之於人亦之於月不翅湖水湖月以顯其
奇雖令天人一揆者也玉府鑑公俊少称湖月一日俾
拈者需其說爰因月之出入祝之曰夕而出於西月之
初位也學者之修業耶聖而出於東月之後位也學者
之成業耶而準月之出入与之上下而不離者向之波
也向之歎也吁庶幾彼俊少之前後始中而造次必於

湖顛沛必於月老為誰

湖顛沛必於月老為誰... 此句在右頁最上方，為正文首句。其後為多行淡墨書寫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認，似為題詞或跋語。

跋類

江西和尚賊四暢圖後跋

季成德為四暢圖垂鬚佛常賦之其理髮曰樹間一梳
理道與精神會其搔背曰精微不可傳齧齒一轉首其
刺噴明耳亦云竟以絨用夏快等舡出聞耳痒欲拈去
猛者須用明夫垂鬚佛也山林而名重朝廷亦書無所
不讀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以故趙宋一時文人
翰墨之妙奉之伏膺吁必有久遠人其半不於四暢之
圖千載之下而豈有續之乎哉玉府續翠禪伯者詩為
宿也今計其魁傑之作不減垂鬚佛也有語無語皆與
盃相飛動當有賞音耳巖杜多為松月軒在跋于其尾
咄證四如意足者耶
招越上慈溪侍者詩軸跋

鳳凰之姿不可闕耶由碧梧翠竹而闕之也鴛鴦之戒不可翫耶由金針玉線而翫之也東山慈溪侍者晉滯于越者久矣洛下諸大老宿招以禪詩一首裏作一軸示栖芳老人展而覽其篇也雖不長而有不尽之意不尽之意不可盡圖不可盡圖處已為諸老詩中盡矣然則今之空墨尚之所謂鳳凰之梧竹欲鴛鴦之針線欲栖芳尚何言哉洞裏月寒朔地雪深居諸拜六要聞歸音與用耶夫世得書山山林者亦重障或言無此陳如耶瑞淵俊少恥勺跋支外音出開其有容自西而來者其諱曰嵯字曰春谷為談話之次傳以斷腸藥背雨之句五字之為妙也古人前謂三年而得一對七年遂督予以其對吁予也異石鼎之道士道士天之冠地之獲也退而左次然而不獲已而賡

季曰縮髮帳中雲向之前謂斷腸藥背雨之句謂誰玉府俊少天資聰敏地位清高銷於山玄琅然水蒼詩文而庶幾瑞淵俊少也云云聚堂翁記跋云云雄文雅健猶歧首蛇儒而東坡釋而北礪然而天水趙之命也其圖之云云招遠江希安侍史詩軸跋云云古稱遠者曰桂海曰冰天曰五天西曰日本東曰日本東有別曰遠江云云距京不知幾驛幾推固遠而遠者也寶德辛未之春龜山有美曰希安侍史者親於彼別於是乎諸友詩而寄羣鹿苑竺雲和尚序季披而覽之吟而味之江雖遠而有不遠之意不遠之意不可形容不可形容處而克形容也諸友及鹿苑大帶短章也然

則庸詎喻之今夫水之為物也清之池澄之沼湛之湖
海平之而如鏡則四万由旬之月不招而來春之於時
也梅于坡柳于岸鶯于谷蝶于園林暖之而如纒則二
十四番之風不約而臻由是言之嚮之大篇短章之欣
容江雖遠而有不遠之意者月之於池沼湖海者欣春
之於梅柳鶯蝶者欣夫視遠如通其本孝敬者欣云者
於侍史予亦云

韻書跋

見山和高以韻書西部見惠季衡座元也

序陵刈辰翁韻書序云氣者天地母聲與氣同時而出
云者其有以乎今觀虎山大和尚席于鹿苑之日季
衡公最前應命而諸于函丈爰大和尚賜公以韻書金
紙而表楷者兩部不名榮哉夫大和尚故將軍及今將
軍之棟莖而其氣宇也倅覆壽則向之所謂天地之母

云者謂乎而聲與氣同時而出者公之於大和尚之謂
乎所係是言之斯西部之室書天下之至寶也十襲而
秘要鼠子之牙蠹魚之腹其防之云

又

故將軍玉季鹿苑虎山大和尚祇左衛之僧祿日天下
羣袖望塵趨風于時季衡公應召而臻大和尚咲譚之
次見惠羣玉之韻書史公之為人也起自群玉而其先
師牧潛禪師廼天下無雙比其德於玉然則所謂瑩者
瑛者瓊者璿也山玄者水蒼也其有以故向之望塵趨
風者仰而羨俯而羞焉耳矣然則茲書其可珍哉而重
也予昨以公梯媒秦冒位于于先王名蓋蓋露一時之
恩者邪故於是乎跋季

不遠室跋

天下無物不有假寓也寓也者室也室也者物之假寓也
也乃德莊嚴等差之室也圖修六度摠貫四心者菩薩之室也
位標獨覺者辟支之室也功歸四諦跡涉二乘者考聞之室也
多噴無天行者修羅之室也至若沈曲愁之苦者鬼神之神室也
懷橘放之悲者鳥獸之室也
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之室也何言人道之室哉
阿弥陀之號是也京洛有上人云云自稱听暮雲晴其室之
音以不遠二字其旨趣見于曹源愚極大和尙記一日以拈者
需予又以厥跋弔也臆詭而曰夫法界与我身無二無別也故
西天甘蔗氏為示此涌出一大宝塔魏太本圖云要夫塔之戶
未開者始竟也左眼季而多室也右眼季而迦文也經曰五千
欄楸龕室千萬無數幢幡以為嚴飾垂室瓔珞

考曰籤龕室者地大也幢幡者風大也由是言之今也
扁不遠者促十萬億土於腳下載大千沙界於舌頭室
池元塞寰區翠屏黃花屏正受四大海日塵心獨朗五
須旂毫愿々介輝若非上人其誰畢竟如何判斷吐吐
吐夜半月沉西虛室生八角

天下無物不有欲富也富也者室也室也者物之似富
也百德莊嚴也等美之室也周倣六度總貫四心者善
德之室也位標獨覺者辟支之室也功德歸歸者二
乘者考用之室也多噴無天行者修羅之室也至若沈
去德之言清鬼神之神也據橋救之悲者為秋之室也
可以盡心意趣者提之唯人道之室也何言人道之室
或何於此之歸是也東若有土人必自有齊所善實勝
其室之秋必不遠二字其旨趣是于曹源最性之知尚
如所半月所西與室主以無取不也總無而曰之法界
蘇祇有真之介動之非土人無歸果意味所佛佛由如
或高望實西歸于真夫然之受即不尚自盛之於階上
高不處而外也凡此亦非佩不處不也也果於文隨而
大也應會到者必不也即即所居之也也果於文隨而

謠

扇面秋瓜謠

秋瓜之孰圖乎不窺不斲不華今世豈無上林
園之盧橘南土之薏苡海中之蒸棗道旁之苦李吾不
令加嫌疑之物於其間丹青妙在不紉履吾於渭澁置
園勝暮年心夏季東陵使層滑洒金莖露秋蒂寒含玉
井冰我善養吾靈明府欲子汝表裏相輝騰亦不見當
今金馬與玉堂送負瓊嬰翠衵香室力剪落犬牙裂此
時卻澆大官羊貴豪狂腹又撐腸果於箕踞干其傷秋
瓜之各物各有所宜用各有所施尔今楮為皮予墨為
肌繫而不食棄吾憑誰也任也生也即送送人也見也

雖老不憚老生心即是悟人也今送海而為物也故以
而後後者而生也也

明鑿而不食棄吾惡結

人六六餘各日族宜用成臣所始亦今結成用才異或
相得能大官羊貴裘玉期入計劇果然其觀才其尚於
今金道已正堂進負疑聖華騰香室才讀於衣衣與
非木必善壽吉靈服衣磁子於亦集財餘翻亦不見當
園對樂於心莫幸東期其會於而金堂讀林華與會王
今必無幾上如林其間丹黃似此不味於吉法既置置
園之靈融中上之靈於中中之靈與靈與之靈與之靈
林人必不讀圖中不靈不備不備不備不備不備不備

海市圖

登列有雲氣其名為海市今今之中宮室臺觀城堞人
物車馬冠蓋歷々可見其事出於天官志旁見於蘇翰
林之詩文安已已之其海市上人寄海市圖見需題于
其上展而觀季雲之帶英六而昇者猶蓮華苞世界之
蓮莖上而張考如蓮之開敷其中現嚮之宮室等之群
象莊子所謂生物之以息相吹是也夫更無而有之謂
幻鏡中之像水底之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々歟現未
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
幻而住者教云見色著色住色生心即是迷人也見色
離色不住色生心即是悟人也今是海市為物也依幻
而住依色而生也上人辨是圖于壁間朝而覽之久

登列有雲氣其名為海市今今之中宮室臺觀城堞人
物車馬冠蓋歷々可見其事出於天官志旁見於蘇翰
林之詩文安已已之其海市上人寄海市圖見需題于
其上展而觀季雲之帶英六而昇者猶蓮華苞世界之
蓮莖上而張考如蓮之開敷其中現嚮之宮室等之群
象莊子所謂生物之以息相吹是也夫更無而有之謂
幻鏡中之像水底之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々歟現未
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
幻而住者教云見色著色住色生心即是迷人也見色
離色不住色生心即是悟人也今是海市為物也依幻
而住依色而生也上人辨是圖于壁間朝而覽之久

而對之則幻空之觀不竟亦熟因則天地以北海市也
宮殿華者海市也人物車馬之稠而且廣者海市也十
世古今上宗下宙久而壽者亦海市也雖然地離海
而更有一句上人道其或未必今年中秋依旧望舒
十分圖云助老馬讚語為小笠原民部少輔閣下書
天下無馬有馬因人伯樂一顧驚駘化麟言小笠原備
前守明榮寺殿杖策射御飛將傳和股肱忠臣有馬於
此名助老之因請其具陳惟昔西京而得原夫北
土而臻或時雒之別之于彼于此或時蘆者豈者于昏
于晨是故与主同意臨陣不屯至若鳥鳴之為單生之
春京洛所之車轂轉之執之所稅鞭之所類忘老將至
遺鬼為隣一十六歲立厩相馴吁三有一躍再來凡旬

即君有存益工有神庭前堂上真也考真堤此名考赫
赫于遍杜宇宙象王回顧于獅子嘖呻別之稽首白衣
觀自在于妖百怪盡藏身

福祿壽之贊 吉山明非筆

有鳥之六名千載之鶴兮有魚之六種万年之龜兮
彼葭水殿上壽星現於茲兮一人含笑百辟獻詩兮希
此圖樣於季同禧兮于松于石曰孫曰兒兮并以祝居
士之齡之阿僧祇兮

享德癸酉仲春如意珠 前相國

東沼叟

而對大別如室之觀不其然然則天地之於海也
常數事者海軍也人物車馬之稠而且廣者海軍也十
世古今之宗下宙本而壽者海軍也雖然海之難治
而更有六句止人適大其效未於今年中秋故曰望舒
東發也云

長坂寺鐘銘

播有寺曰長坂明石郡魚住任也夫叢林之禮樂以鐘
魚鼓為最季今茲寺也無鐘於日久矣爰願至衛門
法名道室唱于民間鑲白水真人者數十百緡遂不日
而成功俶務也當國太守縣吏豐清等增福增壽存於
毛海芥山者也三代禮禪堂範始而肅始也因掛銘於
器鳴者三刻之勿過鐘之氣散外而簾張其澤大而鏞
魚住掛一林也鳥氏鑄一林之神告者何難哉民安封
增福海固宗峯林上飛鳥下蟄於
朕毛亂出色笏記盛夏
寔文字丁卯十一月廿一日也

周州日照山高山禪寺開山基山仙禪師塔銘

昔大覺之據警頓而天指一枚之花後達磨之過熊峯
東山誠二株之桂何謂一枝之葉如葉阿難所侍之心
耶何謂二株之桂南嶽青原所傳之芳耶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才帶心性之源肇法師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
与我一體是根也蟠於成春之先而茂於窮劫之後繆
於鬱於昆崙不得而動那吒不得而移是體也牽於失
其比之是失其辨是郭俾其臻茲哉其必有依大覺而
於耶夫大覺者何也太日輪是也又日輪者何也天金
頗梨所成也縱廣五十一由旬正方如宅遙看似圓有
五種風吹轉而行闊浮檀金以為妙輦々々宮殿光明
相照有一千光五百華而旁照五百華而下照云々枝

乘之西有州焉曰周々有寺焉曰日照高山焉寺之開
山曰基山禪師云々大覺之華曹也於則人境相待者
耶禪師日本藤代之子也誕日白光一道亘天人皆奇
之始剃落變具登睿山學台每月光之所以為顏回者
光淨之所所以為孔子者迦葉之所以為老君者各迪其
秘而成底于極錯綜影密泛濫諸宗一時舍曰教門義
虎也然而禪師謂人曰俗多羅紋標月而已大覺之心
性不可以目觀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
擬涉毫芒則地角天涯於是成覺雄之覺同夢寐之夢
此豈非向之所謂所信之心所信之芳云者也何以言
之吾天孫六朝國師贊覺雄云胸次容群象眼皮蓋太
清凡來質朴無將子逆五梭名利匪估嘉考不設陷穽
而陷虎兇不把釣竿而釣鯢鯨垂手接人合證大覺之

周々有序
時表
下
昔大覺之據警頓而天指一枚之花後達磨之過熊峯
東山誠二株之桂何謂一枝之葉如葉阿難所侍之心
耶何謂二株之桂南嶽青原所傳之芳耶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才帶心性之源肇法師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
与我一體是根也蟠於成春之先而茂於窮劫之後繆
於鬱於昆崙不得而動那吒不得而移是體也牽於失
其比之是失其辨是郭俾其臻茲哉其必有依大覺而
於耶夫大覺者何也太日輪是也又日輪者何也天金
頗梨所成也縱廣五十一由旬正方如宅遙看似圓有
五種風吹轉而行闊浮檀金以為妙輦々々宮殿光明
相照有一千光五百華而旁照五百華而下照云々枝

竟續燈照世乃是無明之明吾曾受業於舍下只恨機緣欠因成今日殘慈像情毫投寸誠更有贊不及也付在弥勒下生由是言之國師与暮山為道友也久矣昔等持院殿仁山大居士立十餘州置安國之寺周州其一也蓋師以辞洛下為刹請為開山也肥州刺史理性居士周之豪俠也景慕師道將建梵刹以居之屬國有故不果不亦嘆哉理性逝後二十三年其夫人妙觀禪居紹刺史志荆茲陪基請師稱鼻祖寔元龜庚辛之歲也禪居蓋東晉道馨本朝如苑流西耶本別太守源朝臣在京兆教弘大内公推誠佛乘亦歆艷師德故為其奕業者咸歸於吾凡周之郡縣交、構精藍於翔于山翬冠于林者夥頤是蓋云他大推菩薩示現宰相身其所為也回向寺僧為唐明皇琅邪山僧為蘇子瞻也庸

詎知之回機轉位不為佛必為袒者也東山傳芳竟雄之塔也甲乙主之師其貽厥也師平生操紙而衣掬溪而飲所謂洗鉢則擊猿爭捧誦經則象禽交翔者也自題其像曰無德可贊無名可揚德名共捨后誰說短長能大拙履揚師之德而曰辞建仁而不任揆安國以稱為文和元年歲次壬辰蜡月十二日示泥丸當山行年八十六生復若于鹿苑天山大相公永德辛酉齒本寺於甲刹之列勝定院殿顯山大居士帝其塔曰大雄茲歲室息三禩際百年遠忌之辰前住莊隱西堂請書其行狀于碑回為銘以遺之今之任持建仁寺第一座王清禪師也吁回緣不淺也辛銘曰

大雄大聖 勿碑勿銘 東山贊人 西海演人 兒孫繼繩 福壽康寧 此寺何似 大内景靈

寶德三年歲在辛未秋九月如意珠日
 不取以塵心既已離情意東山嶽之有
 新神子知回籍不此因年雖息山為
 身林劫不執回式以愈之為對荷其
 玄殊至厚三縣新首并遠念之承向
 青外甲除之使制或或極體以天
 其小亦不坐更後年便與法山大
 孫若或味云有欲或生氣誠有
 其論不此真然此必對和曰
 顯其新只與對和實以法有
 帝若其時於於便於於於於
 之若其山山法法法法法法
 若其山山法法法法法法

祭文

祭江西和尚文

維日本文安三年歲次丙寅八月六日建仁住持比丘
 龍惺率闔山清衆謹以香茗之奠取昭告于前任當山
 江西大禪師之靈曰因初禪屈野外綿蕪上綴蜂房下
 絡虎穴祖師千光弟子十哲自昔而存至今不絕知足
 爰魏靈泉爰冽師祢厥孫師傳厥訣前輩倭推後季倭
 出憧々為趨恍々示滅縮百載期奈千秋節嗚呼師之
 名赫如行空風讚風之力風何其風乎師之文苑似印
 海月臺月之明月何其月乎吾山七百餘苾芻即師之
 分身也某五十八灘波浪即師之辯舌也庶乎末世再
 乘潛法大慟永別恭陳香茗式擬竭嗚呼尚享

祭橋齡壽公文

維年月日沂門周嚴謹以香茗之奠敢昭告于也友椿
齡公之靈嗚呼天道日衰人心日折弗聞勅遺善者其
哲感曰撫今居諸倏忽雖欲勿悲不悲何從應永某曰
於集某春吾公作詩齡纔七也諸先舍從中客奇絕詔
晨探元秋夕賞月公以能詩之名穎脫乎諸子之別人
余謂公子厚長吉應永某年於集某春吾公存書齡十
有一也英俊排摩同流洵瀟灑措跡於行卓立鵲公以
能書之名追配乎前脩之筆人余謂公顏筋都骨應永
茲歲非訖非蛇吾公蓋棺齡未十八也聽者耳酸吊者
腸裂上屋脫衣衝雨引紼公以未老之前掩闕乎長
之室人余謂公天奪英物夫以才之賤其不保余者推
之亦匹夫以才之貴其殞余者數之拔髮遠大失之即
時夢幻豈期今日哀哉、、而今而后金薤琳琅宗猷

甫友尚有人之與其廢修其闕者乎弟兄友朋交道膠
漆尚有人之振其義抗其節者乎然而公之英魂靈氣
不隨草木腐沒而重來於吾門重輔於吾教也必矣外
則我又何懼々々因陳此辭以子公訣公其知乎
我念曷闕嗚呼哀哉尚饗

西承本
樹傍
及骨既
為心香
任

歷年日月竹門周歲...
 辭公之靈嗚呼天造...
 得感曰撰今若諸...
 詩集未香吾...
 鹿探心然...
 會謂公...
 言一世...
 能言...
 亦念...
 限...
 不...
 新...
 南...

吾祥光老師廼北洞南堂

曇橘洲秀紫芝之流西也

吐詞成孤下筆為帖遠焉

而承木訥孫近焉而隄栢

樹佛美之莫之承之屋之

皮膚既脫真實獨存應世

為人歷任名山二會法語

坐斷天下人舌頭。厥換韻者五十九。焉三厥換韻之一。而增廿三。以為拓香小佛夏之。海也。復二厥數之一。而增六。以為佛祖暨自賁之數也。三倍厥數而減七。以為偈頌之數也。至若

疏榜記序說五七言之詩各若干首。總九百五十篇。其手度茅子昇東江跋為五策。目曰流水集。暮老師。取曾命也。其它散落江湖。膾炙人口。而未輯錄者。猶復幾篇。後之君子。庶補厥

七也音隴西李漢編昌黎
集以其門生不敢論先生
道德文章之美僅舉一集
七百之大數焉耳矣余亦
遊老沙門故竊効之老師
諱周巖字東沼位至相國
而止唱戒太早惜不及董

龍山之席餘讓題辭延息
庚戌中繩之日辱公厚者
江介周鏡焚香謹跋

古志音龍西李漢編
集以其內由亦魏給
道德文章之美德舉
切於道
此亦風鶴楚商對起
氣有東縣文日習
請出送帝初齋學

